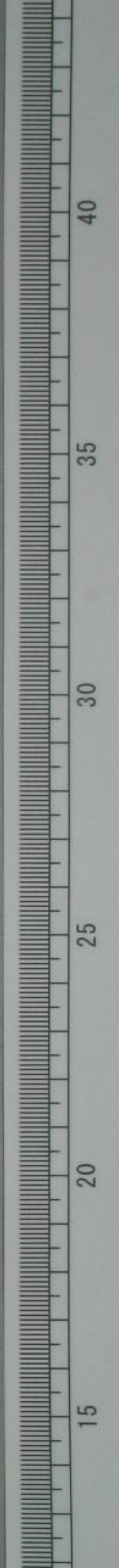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89
10



文庫11
D 289
10

元書卷四十六

邵陽曾廉撰

姚樞許衡竇默列傳第二十一

姚樞字公茂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古之柳城故嘗稱柳城人樞少力學負王佐略楊惟中薦之太宗與偕入覲值南伐詔樞從惟中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流脫名儒趙復於德安因得宋儒程朱之書還燕乃與惟中建書院延復講論語在儒林傳居數歲賜金符爲燕京行臺郎中時行臺牙老瓦赤好貨樞棄官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作家廟別爲室奉孔子旁列宋儒周程邵張司馬朱諸君子像刊諸經小學四書傳注惠學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在藩遣趙璧聘焉樞至大喜待以客禮樞以世祖賢明乃爲書首陳二帝三王之道治國平天下之大經爲目八曰修身力學尊

010190563966

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策爲條三十曰立省部
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班俸祿定法律審刑獄設監司明
黜陟罷徵斂簡驛傳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重農桑寬賦稅省徭
役禁游惰周匱乏恤鰥寡肅軍政布屯田通漕運停債負廣儲蓄
復常平立平準卻利便杜告訐各明其宜然而疏張弛之方於其
下本末秩然世祖愈敬禮之且使授世子經憲宗卽位詔凡軍民
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世祖總之府僚畢賀樞至獨無言客出世祖
獨留樞叩其故樞曰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繁有加
漢地者乎軍民王盡有之天子何爲不若惟持兵柄供億取諸有
司則勢順理安也世祖卽以聞憲宗從之樞因請置屯田經略司
於汴以圖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旣而憲宗大封同姓敕
世祖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南京河徙無常不若關中古之

天府陸海也世祖遂乞得關中俄世祖征大理樞從因宴從容爲
世祖陳說宋曹彬下江南不殺一人事世祖遂飭樞裂帛爲旗書
止殺之令大理居民由是得全久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憲宗因
遣阿藍荅兒立鈎考局於關中推案經略宣撫以下世祖不樂樞
曰帝君也大王臣也事難猝明不若盡室歸朝爲久居計疑將自
釋世祖從其言及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鈎考局亦
自是罷世祖卽位以樞宣撫東平樞置勸農檢察二人監諸州縣
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中統二年召爲太子太師辭不拜改大
司農初太宗以孔元措襲衍聖公卒無子以從孫瀆襲族人攻其
不事儒雅褫爵改濰州尹瀆訟於世祖邸世祖曰第往力學俟有
成德達材我則爵之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
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

元書 卷四十六
無輟肄習至是樞舉二事爲帝言請真授權教孔顏孟三族洛士
楊庸爲教官而以王鏞提舉禮樂皆從之樞又奏陳宜舉老成以
輔皇子重省臣以正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又
言內地之民不耐勞苦可使出財賦而盡復西京北京諸戶充本
路保甲屯田漢軍除守禦外可選三萬置營燕京東西以壯神都
左右中三衛從此起時世祖立制以老儒議事中書詔樞與焉且
講定條格李璫叛帝問卿料何如對曰使璫知吾北方未平瀕海
擣燕惶駭人心上策也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
救中策也今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禽耳初帝嘗論天
下人才及王文統樞曰文統學術不正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以
通壇伏誅四年拜左丞明年詔罷世官置牧守樞之本謀也然國
人多不便漢法遂造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樞上

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
陛下天姿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邢州河南陝
西皆極殘敝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
去汙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
陛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
大統卽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建元中統以來數年間內侮外叛
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
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遷轉政事更新皆由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
用先王之法故也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
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
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
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

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也帝爲釋怒至元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踰年伯顏伐宋濟江樞請申止殺之詔又請禁宋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大德時贈榮祿大夫少師諡文獻武宗立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儀同三司魯國公樞天質仁恕恭勤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卽謀必反復告之子煒官至平章政事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也幼有異質七歲入學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嗜學如飢渴然孤陋又遭世亂無由得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便求寓鈔以歸旣逃難徂徠山得王輔嗣易書誦夜思而身踐之言動必以義

嘗避暘道旁梨下眾爭取梨衡獨危坐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此無主者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聞輝州姚樞有宋儒程朱書乃往就樞錄之旣而盡室徙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以一日而亾於天下苟在上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躬耕粟熟則食粟粟不熟則食糠覈茹菜然謳誦之聲常聞戶外如金石未嘗變也世祖藩秦姚樞爲勸農使遂召衡提學京兆以化秦人世祖南伐衡還懷及世祖卽位召入侍凡衡所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患之又以竇默之屢排其說也疑衡與之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尊用之實不使數侍上也衡與樞默度曰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嚮師傅坐太子乃

坐今能行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矣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皆改官衡改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入議事中書衡上疏陳政事其一曰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哉攷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亾相繼史冊具在昭然可攷何也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從臣僕之謀改亾國之俗不亦難乎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未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是以積之之驗也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而已二

曰中書之務不勝其繁然其大要無他立法用人也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否未知其詳固猶可諉曰不知也若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而復莫敢進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調五味之和莫不覩日月也獨星官爲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得其法故也古人有言曰爲高必因卽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也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反可違古耶其亦弗思甚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於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

寬立格條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
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
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版籍之數
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
之君師此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臣請言其
切而要者夫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昔劉安世行一
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之眾
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而猶若此況天下之大兆民
之眾事有萬變日有萬幾人君以一身一心而酬酢之哉故有昔
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
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天
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八君踐言之

難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
然又有眾寡之分焉寡則易知眾則難知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
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
欺也難矣然人君處億兆之上操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
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有不可勝旣者人君惟無喜怒
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
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
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誑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
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
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
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此未明其理
也何也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者也用得其人安事防哉

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其詐術干蹊萬徑以蠱君心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然其遭時不偶務自韜晦世固未易知也雖或知之而無所援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知之然召之命之汎如廝養賢者不屑也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然而言不見用賢者不處也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以取譏於天下哉此特難進者也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己之過務快己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恆難合况夫奸邪佞倖多方以陷之哉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

退者以此也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爲心也險其爲術也巧其諂似恭其詐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亦已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耳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而不能斥李林甫妒賢嫉能明皇洞悉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夫上以誠愛下則下以忠報上感應之理然也然攷之古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啟又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則萬姓仇怨而去者何耶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影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則人心之歸可知矣及天下已定而沙中有謀反者又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特由使

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啟愛民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帝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古今人君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皆類此也三代以下稱盛治者無如漢之文景然攷之當時天象數變山崩地震未易遽數是將小則有水旱之災大則有亂亾之應非徒然而已也而文景克承天心一以養民爲務今年勸農桑明年減田租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字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爲曷若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恆在於下恆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

召天變也其變已生其象已著乖戾之幾已萌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此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脩德用賢愛民而已此謂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求治萬不能也其四曰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夫天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於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於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臣嘗熟復推衍思之又思參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材可使盛國勢可使重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

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歐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懇喻而督行之十年之後倉府之積當非今日比矣自都邑而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二者之行萬目斯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以願學也其五曰天下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商安於工商則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夫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之人可不爲寒心哉臣聞取天下

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可不審也夫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喜怒之色見於貌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攷其故知其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而後怒先怒而後喜號令數變喜怒不節之故也是故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是以號令簡而無悔則無不中節矣夫數變不可也數失信尤不可也周幽無道故不恤此今無此何故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嘉納焉衡自見帝多奏陳惟此盛傳於世其他言多秘世罕得聞也衡多病帝聽五日一至省時賜尚方名藥美酒以調養之四年復還懷逾年再召對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攷古今分併統屬之序去其權攝增置冗長倒

置者凡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屬統制定爲圖
七年奏上之翌日集公卿雜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
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院臺官皆不樂衡曰吾論國體耳帝
曰衡言是也時阿合馬平章尙書政事權傾朝野衡每與之侃侃
正言已而又命其子僉樞密院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
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
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曰君實反耳人所好權勢爵祿聲色
君皆不好惟欲得人心非反而何衡曰王平章不好權勢爵祿耶
何以反阿合馬語塞欲中以事亟薦衡宜在中書遂拜左丞衡屢
辭免不允從幸上都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若干事
亦不報因謝病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
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

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方欲開太學又思惟此
可以留衡明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子弟
俾教之衡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朴未散視聽專一若以善類
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矣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等十二人
爲伴讀詔驛召之至國子學以爲各齋長時所選弟子多幼稚衡
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
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
少者則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
久之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然阿合馬旣衡衡亦亟欲壞漢法故諸生或不給廩食衡遂請還
懷帝重其行實默爲衡懇請乃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聽衡還劉秉
忠奏以耶律有尙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從之十三年詔王

恂郭守敬定新秣恂言秣家知秣數而不知秣理宜得衡共議乃以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參預太史院事召至京十七年秣成語在秣志於是衡復請還皇太子使屬官來諭衡曰公無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疾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甯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薨北方之學振自衡元家名公卿多出其門或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者往往有之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又詔立魯齋書院於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師可字可臣衡還懷時太子請於帝以便養衡特除懷孟路總管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師可弟師敬字敬臣官右丞翰林學士承旨元統元年詔

特錄其孫從宗爲章佩監異珍庫提點歷官禮部尚書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也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會國兵伐金默展轉兵閒初被俘幸得脫南走渡河客蔡州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予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默自是大進尋聞楊惟中招集儒士乃北歸至大名見許衡與同訪姚樞朝暮相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邦人稱之世祖在藩遣董文用聘焉默變姓名以自晦文用以微服踵其友人往見默不得已乃應命至則世祖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旣正則朝廷遠近孰敢不一於正世祖皆稱善敬待有加俄命世子真金從默學遺以玉帶鉤曰此金內府故物老人佩之宜且使我子見鉤如見我也久之乞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田宅有司歲

具衣物以爲常世祖既卽位召至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天澤時宣撫河南俄召拜右丞相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而是時平章政事王文統大見委任默上書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每見陛下急於求治未嘗不以安生民利社稷爲心方先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紛華以娛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皆此徒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今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歡忻鼓舞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脣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亦明矣其鉤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默又與王鶚姚樞俱在帝前面斥文統曰學術不

正久爲相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任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未幾文統奏默爲太子太傅辭不拜尋謝病歸文統誅帝思其言卽召還賜第京師月給廩祿國有大政輒以訪之默言三代所以風俗純厚秣數久長者皆設學養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會張文謙亦請立國子學遂開學以許衡爲祭酒元家國學之制由此始默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侍上前默言君有過失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尙君曰可臣亦曰可君曰否臣亦曰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幄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耶默既老不視事

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帝深嗟悼厚加贈賜命有司護喪歸葬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品評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默卒後二年帝向王思廉歎曰朕往者有問於寶默其應如響蓋心口不相違故不思而得也其爲帝追思如此後累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子履官集賢大學士

論曰自古立國而多殺人未有如元人者也秦長平之役阮者止卒耳天下皆深痛之若夫屠城令下百族無一全者何其慘也又政失其道入賤如豕鷩人何不幸而生死斯世也故其時立法難何也彼其人皆貪戾法不足以禁之而反詆訾法爲妄設也自耶律楚材劉秉忠始言綱紀法度然楚材動之以財利秉忠又濟之以術數皆所謂納約自牖者迨樞衡默出昭然論行聖人之道然後啟沃世祖以繼明照於四方自是元政令略脩庶幾其爲國矣故用拯馬壯三子其有焉

門人李安淑

禹彝敘

刊

門人曾沂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四十六

元書卷四十七

邵陽曾廉撰

布魯海牙陳祐賽典赤瞻思丁張立道劉好禮烏古孫澤列傳第二十二

布魯海牙亦曰布魯凱雅畏吾兒人也祖牙兒八海牙父吉臺海牙俱以功爲其國世臣布魯海牙幼孤依舅氏家就學通國書精騎射年十八隨其主內附充宿衛扈從太祖西征賜以羊馬氈帳又以居里克汗女石抹氏妻之太祖崩諸王來會選使燕京總理財幣使還莊聖太后聞其廉謹求之太宗命統中宮軍民匠戶之在燕京中山者又賜以中山店舍田園民戶二十授眞定路達魯花赤俄拜燕南廉訪使佩金虎符旋授斷事官兼領使職是時斷事官得專生殺而布魯海牙慎於用刑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

法其子號泣稱代布魯海牙戒吏使禽於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罪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並釋之使出銀以葬死者征討之際隸軍籍者往往使人代之又多逃歸朝廷下制募代者杖百逃者死布魯海牙按順天等路募者聞命已潛遣家人易之布魯海牙歎曰募者已畏罪往易逃者因單弱思歸皆可矜也遂奏其狀皆得輕減有丁多產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而卽逃者則曰此而不殺何以戒後有竊妓逃者吏論當死布魯海牙曰敗亂綱常罪固當死此妓也豈可例論命杖之其執法平允如此又是時法制未定奴有罪者主得專殺布魯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救嘗出金救死者凡數十人世祖卽位擇信臣宣撫十道布魯海牙使眞定眞定富民出錢貸人者不踰時倍取其息布魯海牙正其罪使償息如本而止後定爲令中統鈔法行以金銀

爲本本至乃降新鈔時莊聖太后已命取眞定金銀由是眞定無本鈔不可得也布魯海牙遣人謂平章政事王文統曰眞定南北衝要居民富賈甚多今舊鈔旣罷新鈔不降何以爲政且以金銀爲本孰若以民爲本又太后之取金銀以賞推戴之功也其爲本不大乎文統不能奪立降鈔五千錠民賴以便俄遷順德等路宣慰使佩金虎符來朝帝慰勞之賜以海東青鶻至元二年卒布魯海牙天性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迎母事之得祿不入私室幼時叔父阿里普海牙欺之盡有其產及貴築室宅旁以居阿里普海牙弟益特思海牙以宿憾不悅常慰諭之終無閒言初布魯海牙拜廉訪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爲姓天其以廉爲吾宗姓乎故子姓遂姓廉氏大德初贈儀同三司大司徒魏國公諡孝懿子十三人希憲自有傳希閔蘄黃等路宣慰使希恕歷中書參

知政事湖廣右丞行海北道宣慰使希貢昭文館大學士封薊國公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阿魯渾海牙子也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常垢衣糲食母喪哀毀踰禮負喪渡江而風濤作舟人駭曰此神龍忌屍也卽仰天大哭曰吾將耐母於先人墓奈何阨我風遂止年弱冠大臣有欲令入宿衛辭曰吾伯父事世祖以通經號廉孟子願以窮經進乃入國學積分至治元年成進士授同知順州事有弓匠提舉怙勢奪州民田同列畏之惠山海牙至卽治其事在官期年用薦者召入史館預修英宗顯宗實錄拜監察御史數抗章論執政遷都水監疏會通河隄灤漆二水又修京東閘厯祕書丞會福總管府治中上疏言二月迎佛費財蠹俗出僉淮東廉訪司事屢遷山東都轉運使時鹽法大壞惠山海牙

之官未期月用課最賞資金幣上尊至正三年初行郊禮召拜侍儀使明年與脩遼金宋三史遷崇文太監出爲河南右丞徙湖廣以武昌失守論免旣而復爲江西右丞時所屬州郡多陷於賊惠山海牙與平章政事道童皆不知兵就除惠山海牙本道廉訪使尋江西省城亦陷走之福建久之拜福建右丞以兵鎮延平邵武居歲餘還治省事與陳友定督賦稅由海道供京師遷行宣政院使明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卒

廉希賢字達甫一名中都海牙布魯海牙弟子也與從兄希憲同侍世祖出入禁中至元初北部王拘殺使者世祖選希賢往諭之至則布上意詞旨條暢王悔謝爲設宴贈貂裘白金還奏帝喜賜以御膳尋進兵部尙書左丞相伯顏伐宋旣渡江授希賢禮部尙書佩金虎符同工部侍郎嚴忠範祕書丞柴紫芝持國書使宋至

獨松關爲守將張濡所襲殺濡初不知其使也明年宋亾執殺濡
詔遣使護希賢喪歸希賢死時年二十九

陳祐一名天祐字慶甫趙州甯晉人祖忠博學教授鄉里門人私
謚曰茂行先生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元初
諸王得自辟官屬憲宗三年末哥王聞祐賢署祐爲其府尙書王
旣分土陝洛卽表祐爲河南府總管祐首禮金季名士李國維楊
杲李微薛元咨訪治道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糧料等
錢又上便民二十餘事朝廷皆從之世祖卽位分陝洛爲河南西
路眞除總管至元二年調官法行改祐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
責捕至急祐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早刈
之民稱便三年朝廷以祐降官無名乃賜虎符授衛輝路總管祐
申明法令創立孔子廟修比干墓且請於朝著於祀典六年遷山

東提刑按察使是時中書尙書二省並立帝厭其煩欲合之集大
臣雜議祐以還朝命預焉阿合馬爲尙書平章政事欲奏升中書
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陰許進祐尙書參
知政事以昭之祐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
徒存虛位未須設會商挺亦昌言安童不可去中書事遂寢然阿
合馬由是惡祐忤己除祐僉中興行尙書省事祐至方永昌路達
魯花赤及總管府爲人誣構於永昌王只必帖木兒將併其家誅
之祐力辯其冤王怒甚祐執彌固王亦尋悟遂皆獲免十三年授
南京總管兼開封尹吏多震懾失措祐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爲盜
跖今爲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吾以盜跖待之
由是吏知脩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
亾隨制置使夏貴過汴祐斥下馬搥殺之於市民間帖然十四年

遷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溫台民口數千祐悉奪還
之行省權民商酒稅祐請曰兵火之餘傷殘之民宜從寬恤不報
遣祐檢覆慶元台州民田及還至新昌值玉山盜發倉卒不及備
遂遇害贈推忠秉義全節功臣江浙左丞河南郡公諡忠定父老
請留葬會稽不得乃立祠會稽山祀焉祐終始清慎嘗上書世祖
言樹太平之本有三一曰太子國本三代享國長久者以其傳子
之心公於爲天下不私於己故也聖代隆興不崇儲貳故授受之
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
實祖宗創業之宏規也乃中統之初恃其國之大也謀傾王室者
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
陛下體三代宏遠之規從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
皇儲於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出撫戎政絕覬覦之心

壹中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二曰中書政本陛下元首
之尊也中書股肱之任也御史耳目之司也凡今之所以未臻於
至治者良由法無定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故大
臣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
士之心鉗直臣之口至使人臣以緘默爲賢以盡節爲愚以告訐
爲忠以直言爲諱是皆姦人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此弊
不已習以成風將私門萬啟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夔皋爲臣
伊周作輔亦不能善治矣今大臣設有姦邪不忠竊弄威柄者御
史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論之亦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里
所恥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
三日人才治本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君臣猶古之君臣
也今之人才猶古之人才也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

或以選舉爲盡美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是皆非
古今之通論也三代漢晉或起於耕耘或求之版築屠釣或獻言
或被薦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遇萬狀豈
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至於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
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臣謂方今宜設三科以盡天
下之才以公天下之用亾金之士以第進士並歷顯官耆年宿德
老成之人分布臺省咨訪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
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罰二也
詔告天下限以某年開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蔭勞效參之
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庶幾野無遺賢多士盈朝
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大治矣書
奏世祖亦多從之祐又能詩文撰述見藝文志子夔芍陂屯田萬

戶在揚州聞父死泣請於行省願復讎禽盜魁戮於紹興市皋昌
國州知州爽侍儀司通事舍人孫思魯襲芍陂屯田萬戶思謙自
有傳

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於國爲貴族
彼曰賽典赤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帥千騎以文豹白鶻迎降命
入宿衛從征伐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太宗卽位累遷燕京斷事
官憲宗立命行六部事遷燕京總管多惠政擢采訪使憲宗伐蜀
主餉饋未嘗闕乏世祖卽位擢燕京宣撫使中統二年拜平章政
事至元元年出行陝西四川省事蒞官二年戶賦日增詔褒賞之
命竝節制行院七年分鎮四川宋將咎萬壽守嘉定賽典赤與對
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賽典赤被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
右皆難之賽典赤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

若等何見之小耶管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八年命行省事於興元專給糧餉十一年帝謂賽典赤曰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人撫治之宜莫如卿賽典赤拜受命卽訪知雲南地理者圖其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以進帝大悅遂以平章政事行省雲南厚賜無算時宗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恐奪其權具甲兵以爲備賽典赤乃遣其子納速刺丁先至王所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吾幾爲汝輩所誤明日卽遣親臣撒滿位哈乃至賽典赤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納速刺丁偕來視猶兄弟也請見以子禮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予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宗王親臣然

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行省斷事官又未敢擅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出賽典赤十二年奏宣慰司兼行元帥府事竝聽行省節制又奏改萬戶千戶置令長竝從之雲南俗男女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不爲喪祭無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之拜跪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爲之棺槨奠祭教民播種爲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明倫堂講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稍興矣雲南民以貝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典赤爲聞於朝許仍其俗又患山路險遠盜賊出沒爲行者病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有值劫掠則罪及之有土吏數輩怨不已用至京師誣其專僭數事帝曰賽典赤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敢誣告耶卽命械還雲南治之至則脫其械且諭之曰若曹不知帝以便宜命我敢訴我專僭今不汝罪且命以官能

元書 卷四十一
竭忠自贖乎皆叩頭謝誓以死報羅槃旬叛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對曰我非憂出征也憂汝曹冒鋒刃不幸以無辜而死又憂汝曹劫虜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典赤不可遣使以理論之羅槃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典赤大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責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不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耶命縛之羅槃主聞之曰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皆釋之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其酋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典赤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爲酒食勞酋長制衣冠襪履易其卉服草屨酋皆感悅居雲南六年薨百姓巷哭葬鄯闡北門帝思賽典赤功詔雲南省臣盡守其成規焉大德初贈守仁佐運安遠濟美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咸陽王諡忠惠子曰納速刺丁納速刺丁弟曰哈散曰忽辛曰苦速丁兀默里曰馬速忽哈散廣東道宣慰使苦速丁兀默里建昌路總管馬速忽平章雲南政事

納速刺丁累官雲南路宣慰使都元帥至元十四年以軍抵金齒蒲驃曲蠟緬國招安夷寨三百戶十二萬二百定租賦置郵傳立衛兵歸以十二馴象入貢會其父薨世祖憂雲南省臣失撫綏諸夷之方卽拜納速刺丁雲南左丞轉右丞納速刺丁建言雲南省規措所造金薄貿易病民又言雲南宣慰使已罷而都元帥府尙存非所以重行省之權也又言雲南官員子弟入質達官可也餘使之萬里跋涉非所以示體恤也詔皆罷之二十一年進平章政事奏減合刺章尤官釐屯田課程明年以千人從鎮南王脫歡征安南二十八年徙平章陝西政事踰年薨贈推誠佐理協德功臣

元書 卷四十一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中書左丞相延安王諡宣靖子曰伯顏曰烏馬兒曰劄法兒曰忽先曰沙的曰阿榮曰伯顏察兒烏馬兒平章江浙政事劄法兒荆湖宣慰使忽先平章雲南政事沙的雲南左丞阿榮太常禮儀院使伯顏累官河南江北平章政事奏整飭揚州屯田及鹽法詔從其議至元三十年徵爲中書平章政事位鐵哥刺真不忽木上成宗卽位以伯顏察兒參議省事伯顏以避嫌辭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大德七年以受朱清張瑄賄賂被劾罷明年復平章政事伯顏久在政府會成宗寢疾頗結宮壺援臺官多言其姦十一年成宗崩伯顏同左丞相阿忽台欲立安西王阿難荅而請成后垂簾聽政爲仁宗所執殺之事在武宗紀伯顏察兒以泰定四年平章政事致和元年帝幸上都伯顏察兒同平章兀伯都刺留守大都僉樞密院事燕鐵

木兒謀變猝爲所縛下之獄文宗立流於遠方籍其家明年放還尋復起用薨後至元四年贈守誠佐治安惠世美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奉元王諡忠宣或曰忠憲

忽辛始備宿衛至元十四年授兵部郎中出同知河南宣慰司事河南多盜官軍收捕失利忽辛遣土豪持檄諭之俄盜二人來歸忽辛賜之冠巾且歆之曰汝旣自歸卽良民矣俾侍左右出入房闈遂復放還令招其黨數日其首十輩羅拜庭下皆長七尺餘者也顧視異常眾悉驚怖忽辛待之如先至二人羣盜自是相繼款附久之累遷爲雲南右丞旣至條具其不便事言於宗王請更張之王不可忽辛與左丞劉正馳還京師請之詔宗王協力施行先是豪民規避徭役往往投充王府宿衛有司不勝供給忽辛按非原額者悉籍爲民又王府畜馬繁多縱之郊敗民禾稼而牧人又

在民家宿食室無甯居忽辛度地置草場構屋數十間使爲牧所民始獲安馬龍州酋謀叛王左右庇酋以蔽王將釋不問忽辛與劉正鞠得其奸竟斬之軍糧出入吏展轉爲利藪忽辛按軍戶姓名及倉廩處所更番支給吏奸始除雲南故其父賽典赤所治也始時建廟學撥田五頃以供祭祀教養久之田爲大德寺所有忽辛奪歸之乃復下諸郡邑徧立廟學選文士爲教官文風益振廣南酋沙奴素彊悍宋時嘗賜以金印忽辛計致之待之以禮留數月不遣酋請還忽辛曰汝欲還乎非納印不可也酋不得已納印忽辛置酒宴勞因諷令偕印入朝帝大悅烏蠻等租賦歲發軍徵索乃集忽辛以利害榜諭諸蠻不遣一卒而租賦足俄有爲飛語及符讖以惑宗王忽辛引劉正密爲馳奏造言之徒悉誅大德八年遷四川左丞徙江浙至大元年進平章江西政事明年告養歸

又明年卒天祿元年贈守德宣惠敏政功臣上柱國雍國公諡忠簡子伯杭中慶路達魯花赤曲列湖南道宣慰使

張立道字顯卿大名人也父善金季進士太宗四年國兵下河南善以策干拖雷太子爲必闕赤立道年十七充宿衛至元四年奉使西夏以敏幹稱皇子忽哥赤封王雲南命立道爲王府文學立道勸王務農以厚民卽署立道大理等處勸農官兼領屯田事尋使安南定歲貢之禮七年雲南都元帥寶合丁以王來制其權因毒殺王事具世祖九王傳王旣薨寶合丁遂據王座使人諷王妃索王印立道潛結義士得十三人約共討賊推曹禎走京師告變事頗露寶合丁囚立道將殺之人匠提舉張忠者立道族兄也結壯士夜劫諸獄出之共亾至土蕃界明年遇帝所遣察獄斷事官博羅歡與告變人俱來遂與立道俱還按寶合丁及王府官嘗受

賂者皆伏誅召立道等入朝帝歛歔而勞苦之賜立道金以旌其忠張忠等皆授官有差尋復使安南宣建國號十年授大理等處巡行勸農使佩金符其地有昆明池介碧雞金馬閒環五百餘里夏潦暴漲必冒城郭立道求水流所自出役丁夫二千人治之洩其水得壤地萬頃皆爲良田爨焚人雖知蠶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飼養收利十倍於舊由是羅羅諸蠻爭效慕之郡縣之設寔廣矣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建議立廟學擇蜀士之賢者迎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從其言爲表於朝詔褒之十五年除中慶路總管佩虎符十七年忽哥赤子也先帖木兒襲雲南王命立道爲臨安廣西道宣撫使兼管軍招討使會禾泥路首領必思反扇動諸蠻發兵討之拔其城邑鼓行而前徇金齒甸七十城越麻甸抵可蒲皆

下之以馴象金鳳獻諸朝二十二年又籍兩江儂土貴等部戶二十五萬有奇歸有司復建廟學於建水路書清白之訓於公廨以警貪墨值桑哥用事遂乞退而條陳十二策帝頗嘉納二十七年安南世子陳日燭遣陪臣來告襲爵先是其父陳日烜梗命命將討之失利而還帝欲柔服安南乃以立道爲禮部尙書佩三珠虎符往使焉至安南界謂郊勞者曰語爾世子當出郭迎詔日燭率屬焚香伏謁道左旣抵府拜跪聽詔如禮立道傳上命數其罪爲書曉之日燭曰比三世辱公使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何以教我立道曰昔鎮南王致討汝非能勝之也由其不用鄉導率眾深入不見一人遲疑而還曾未出險風雨驟至弓矢盡壞不戰而自潰天子亦旣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瘴癘之惡耳然雲南嶺南之人習俗同而技力等今發而用之而繼以北方勁旅汝復能抗

元書 卷四十七
廿一
哉汝戰不利必遁入海中島夷乘釁必來寇鈔汝汝食少不能支必爲彼屈汝爲其臣孰若爲天子臣乎今海上諸夷歲貢汝者亦畏我大國之汝與也聖天子有德於汝甚厚前年之師殊非上意邊將讒汝爾汝曾不悟輒稱兵抗拒逐我使人以怒我大國之師今禍且至矣惟世子計之日燔拜且泣曰公言是也遂出奇寶爲賄立道拒不受而要日燔入朝日燔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等隨立道上表謝罪修歲貢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會廷臣有害其功者以爲必先朝而後赦日燔遂卒不至二十八年遷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使三十年皇曾孫松山封梁王出鎮雲南立道以舊人拜雲南參知政事視事期月卒雲南人爲之立祠善闡城西著述見藝文志子元雲南行省左右司郎中

劉好禮字敬之其先汴梁祥符人也父仲澤仕金爲大理評事徙保定完州家焉好禮好讀書通國語憲宗初廉訪司辟爲參議五年除永興府達魯花赤至元元年以薦召見言舉人才數事稱旨五年應詔建言凡有司奏請宜先啟皇太子俾得閱書庶政爲社稷生民之福陝西重地宜封皇子諸王以鎮之創建都城宜給直以市民地選格不宜以中統三年爲限後至者不錄帝然其言詔中書施行七年以北方寥闊詔遣好禮爲乞里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烏思五部斷事官治益蘭大修官庫置驛舍益蘭距京師九千餘里民俗不知陶冶水無舟航好禮請工匠於朝以教其民民便之或言榷鹽酒可以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甯欲奪其利耶言者慚服十年北方叛王執好禮軍中大將以好禮善應對釋之十六年叛王召好禮至謙州曰皇帝疑我致有

今日好禮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師肯還之耶明年好禮率眾走別部守阨以待兵至遇叛王兵追之西踰雪峩嶺好禮自度踰是則無望生還遂以衣服賂其下始獲東出鐵壁山口聞道南走數日從者繼至中道糧絕捕獵以爲食至菊兒海始與戍兵接得乘傳至昌州入見帝賜之食與鈔十八年授澧州路總管明年入爲刑部尙書改吏部二十一年出爲北京總管再入爲戶部尙書二十五年卒子最官河西隴右道肅政廉訪使

烏古孫澤字潤甫北京臨潢人也祖壁仕金資用庫使遷汴復遷大名家焉澤性剛毅讀書舉大略初補淮東大都督府椽至元十四年元帥唆都辟爲元帥府提控案牘時宋廣王入於海聚兵甲子門其將張世傑攻泉州陳瓚據興化張清據南劍州澤從唆都攻下閩廣頗與其兵謀閩廣旣平命澤知興化軍賜金織衣俄改

軍爲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澤以郡新殘於兵乃下令掩其白骨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於道者置慈幼曹籍而撫育之郡中惡少以資求竄名卒伍冀後得功版授官吏恐激變不敢詰澤悉追毀所授誅其尤無良者貪暴始戢初陳瓚以興化應張世傑民多戰歿者至是吏援例將籍其產澤語吏曰國家至仁誅止陳瓚民奈何連坐乎卽爲令曰民不幸誅從陳瓚誅及鬪死無後者其田廬資產並給其族姻有司無所與吏不能逆乃止當江南未定民自相什伍保衛鄉里及時平行省議籍爲兵澤曰國兵非少也今籍民以示少非所以安反側也且當籍者眾民其賊矣行省遂罷不籍澤見民困少蘇乃興學校召長老及諸生講肄經義行鄉飲酒禮興化故號多士士嚮慕之以澤與常袞方儀並肖像祠於學宮云久之調永州府判官居數歲湖廣平章政事要東木尙書丞

元書 卷四十一
相桑哥之姻也誅求無厭初歸附時州縣長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而事中止要東木下令責民自實隨地置獄株蔓慘酷民多庾死要東木盡掩有其貲使至永澤戒吏美供帳豐酒食務順適其意使者無所發其毒一郡稍安二十六年桑哥遣使考校錢穀天下騷動澤歎曰民不堪命矣卽自上計行省要東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何爲獨不然此直府判倚其才辯慢我耳亟拘繫之桑哥敗要東木伏誅乃得釋明年從征黎以功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爲教邕管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竝徼得阨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塌以節瀦洩得稻田歲收穀爲軍儲民賴之北海元帥薛赤干多爲奸利澤承行省檄驗

治縱所掠男女四百八十口牛數千頭金銀器物稱是御史臺奏舉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黯爲將計萬全如趙充國遂擢爲海北海南廉訪使故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租五百擔澤曰此非先事後食之義也乃量食而入餘悉委學官給諸生以勸業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樸素無華泊如也雷州地近海潮汐齧其東南陂塘謙農病焉而西北廣衍平表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湖築大堤塌三溪瀦之爲斗門七隄塌六以制其贏耗醜爲渠二十有四渠皆支別爲牘設守視者時其啟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竝爲膏土民歌之曰瀉鹵爲田兮大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秔稻自今有生兮無旱無澇至大元年徙福建廉訪使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以哀毀卒謚正憲妻杜氏以夫死飲食不入

口者十三日不死乃復食子良楨別有傳

論曰元興司民率狼牧羊耳布魯海牙陳祐之為政何其平也雲南重開自漢孝武晉後久蕪寶典赤張立道得賡文翁之蹟文學被於南荒劉好禮烏古孫澤治化遂行於南北海其所謂開物成務者乎惜乎益蘭五部徒立器致用而未備俎豆之事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義取諸漸安見昂可刺水不如三溪哉

門人羅蔭棠

門人曾哲

刊

門人曾廣纓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四十七

元書卷四十八

邵陽曾廉撰

岳璘帖木兒月合乃愛辭闊闊禿忽魯也速解兒察罕列傳第二十三

岳璘帖木兒畏吾兒人國相克直普爾後也兒叱理伽普華亦曰叱理伽帖木兒年十六襲國相荅刺罕時西遼命太師僧少監臨其國驕恣奢淫亦都護患之叱理伽普華曰能殺少監挈吾眾歸大蒙古國彼且震駭矣遂率眾圍少監斬之以功加位伽理傑忽底有疾其功者譜於亦都護曰少監珥珠先王寶也叱理伽普華匿之亦都護怒索珠甚急叱理伽普華念無以自明乃亡歸太祖太祖喜甚賜以金虎符師紐銀印金螭椅一衣金質孫校尉四人仍食三十三郡卒岳璘帖木兒從太祖征討多立戰功皇太弟國

王幹嗔那顏求師傅帝命往訓導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殺
爲先帝聞而嘉之太宗時從平河南授河南等處都達魯花赤佩
金符賜宮女四人所得上方賞賚悉輦歸故國以散親舊且盛陳
漠官威儀以激厲之道出河西所過榛莽或時乏水爲之鑿井置
堠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後選充大斷事官從國王出鎮順天等路
布德化寬征徭盜遁姦革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卒後贈宣力保
德功臣山東宣慰使諡忠簡或曰莊簡子合刺普華在忠節傳初
岳璘帖木兒先世本突厥部突厥亡遂臣回紇嘗從其主居僕輦
河因以僕爲氏僕輦河者薛靈哥河也畏吾兒卽回紇也其後僕
氏貴盛亦具合刺普華傳撒吉思者岳璘帖木兒從弟也父多和
思爲畏吾兒國阿大都督撒吉思歸太祖以爲幹嗔那顏必闔赤
旋領王傅幹嗔薨嫡子只不干先已卽世嫡孫曰塔察兒當立而

幼幹端者幹嗔庶長子也狂恣欲代其位撒吉思與火魯和孫馳
白昭慈皇后塔察兒得嗣爵語在烈祖四王傳撒吉思以此與火
魯和孫分治黑山南北後從憲宗攻釣魚山建言宜乘勢定江南
帝嘉納焉阿里不哥之爭立也諸王多附之撒吉思馳見塔察兒
力言宜推戴世祖世祖卽位聞其事授北京宣撫使賜宮人宏吉
刺氏及金帛章服至鎮鋤奸抑強甚有名譽會高麗有異志遣使
究治則委罪於其臣洪察忽械送京師道遼東撒吉思訪知察忽
以直諫忤意卽奏直其事帝命釋之從宗王哈必赤討平李壇授
山東行省都督遷經略統軍二使兼益都路達魯花赤辭上言山
東重地宜選貴戚臨之帝不允賜宅一區益都田千頃及瓊園林
水磴裘馬之屬兵後民乏牛具請於上俾官給之統軍鈔不花田
游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兒據民田爲牧地皆表聞置於理

元書 卷四十一
瑄故將毛璋結黨謀執撒吉思以降宋事覺襲璋斬之撒吉思嘗慕古人舉親舉讎之義叛將故卒得與子姓參用公論多之卒官後贈安邊經遠宣惠功臣雲中郡公諡襄惠孫苔里麻弱冠入宿衛累遷監察御史丞相鐵木迭兒專權貪肆苔里麻偕同列馬祖常等劾其罪高昌僧恃丞相威違法娶婦苔里麻詰問之風紀大振擢河東道廉訪副使鐵木迭兒復相苔里麻辭去至治三年除濟南路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泰定帝立進福建廉訪使朝廷遣宦者伯顏催督繡段橫取民財苔里麻劾奏有聲文宗時累官禮部尙書元統元年參知遼陽政事高麗使者道遼陽謁省官各奉布四匹書一幅以征東省封之苔里麻曰國制印署公牘非封私書也况汝出國我尙未官遼陽何爲及我卽以還之其清介如此數年徙廉訪山東山東盜起苔里麻以爲官吏貪汚

所致先劾去之而後上禽賊方畧朝廷嘉納之卒以平盜除大都留守特賜白鷹旌之命修七星堂苔里麻屏去彩飾令畫山林景物左右皆不然之及帝自上都還入觀之歎曰有心哉留守也數歲進河南右丞改翰林學士承旨遷西臺中丞致仕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給全俸優養終身當岳璘帖木兒時畏吾兒人名者復有塔塔統阿哈刺亦哈赤北魯孟速思之屬

塔塔統阿深通本國文字乃蠻太陽汗尊之爲傅掌其金印及錢穀乃蠻國破塔塔統阿懷金印逃去太祖禽之問曰太陽汗國歸我矣汝負印何之對曰臣職也將以死守帝曰忠孝人也問印何用對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才皆用之以爲信帝甚喜自是蒙古始制印章仍命掌之又命教太子諸王以畏吾兒字書國言太宗卽位命司內府玉璽金帛以疾卒至大元年贈中奉大夫鴈門郡公

子索羅海襲父職索羅海兄曰玉笏迷失世祖時以守護皇孫營壘死於渾都海之難弟曰篤綿世祖命統宿衛奉使遼東卒贈鴈門郡公子阿必實哈官平章陝西政事

哈刺亦哈赤北魯聰敏習事其國亦都護月仙帖木兒聞其名徵爲斷事官月仙帖木兒卒子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幼西遼主直魯古遣使據其國且召哈刺亦哈赤北魯爲諸子師後在西遼聞亦都護內附乃與其子月朮失野訥馳歸太祖卽令皇子受學焉月朮失野訥以質子入宿衛從太祖西征至別失八里東見城空無人帝問之對曰獨山城也往歲大饑人皆徙他所耳然此地衝要宜耕種以爲備臣願移居此於是父子留居焉後六年太祖西征還見田野墾闢民物繁庶大悅問哈刺亦哈赤北魯已死矣乃賜月朮失野訥都督印兼獨山城達魯花赤卒子乞赤朮忽

兒太宗時襲職賜號荅刺罕子曰火兒思蠻曰月兒思蠻世祖命火兒思蠻從雪雪的斤鎮雲南月兒思蠻事憲宗襲父職後以軍帥札忽兒台據別失八里因盡室徙平涼而攜其子阿的迷失帖木兒入覲世祖詔入宿衛爲必閣赤尋從安西王忙哥刺鎮六盤成宗以阿的迷失帖木兒爲汝州達魯花赤累官秘書太監卒子阿鄰帖木兒歷事列朝累遷翰林學士承旨英宗時日侍左右陳說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遺行翻譯諸經記錄故實總治諸王駙馬蕃國朝會之事天祚初北迎明宗入正大統帝見喜曰此朕師也居歲餘文宗命知經筵事拜大司徒卒子沙刺班字正臣號山齋亦以廕入官累遷翰林學士順帝師之嘗侍左右一日少倦偃臥殿側因而就寐帝以藉坐方褥親扶其首枕之額偶患癩帝於金鉢中取佛手膏躬貼之其隆重如此後爲承旨遷平章政

事復爲承旨大司徒宣政院使卒諡文定丞相伯顏有異志以樞密知院汪家奴及沙刺班同脫脫伺帝起居帝知之世傑班者沙刺班子也帝乃遣與脫脫爲友遂出伯顏而逐之用其策也時又有楊瑀者錢塘人字元誠與世傑班俱以謀逐伯顏事見權倖傳方召入草詔於玉德殿也瑀請增糴官米以防城門上鑰米價涌貴城中鬪噪之弊帝命世傑班傳旨行之人初以爲迂其後都人皆感德乃皆服其識云瑀官終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孟速思畏吾兒貴族也世居別失八里父阿里息思爲本部都統孟速思號爲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而召之以授拖雷太子後使分掌真定分地歲賦復事世祖於潛邸日見親用憲宗崩孟速思勸世祖早正大位遂命與不只兒爲斷事官及與阿里不哥相拒漠北孟速思知不只兒有二心奏徙之中都親監視

以往帝以爲忠孟速思性好汲引所舉多得其人詔與安童並拜丞相固辭帝益賢之至元四年卒特諡曰敏惠子曰脫因太府卿曰帖兒不花曰買奴曰阿失帖木兒皆翰林學士承旨曰火你赤雲南都元帥唐兀帶四川都元帥曰月古不花大德中爲左丞脫因子曰察牙孫位四川左丞武宗時加贈孟速思推忠同德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武都王改諡智敏而阿失帖木兒亦贈武都王諡忠簡

月合乃亦日月忽乃字正卿其先汪古部人也徙狄道金略地盡室遷遼東曾祖帖木兒越哥仕金爲馬步指揮使因以馬爲氏祖把掃馬野禮復徙淨州之天山父錫里吉思金鳳翔府兵馬判官死國事贈輔國上將軍恆州刺史廟稱褒忠金亡月合乃北行見憲宗憲宗嘉其容辭命贊燕京行省不只兒斷事官事月合乃政

元書 卷四十六 五
事脩舉明年料民於中原凡業儒者試通一經卽不同編戶著爲令甲儒人免丁自月合乃始也月合乃嘗建言立常平倉舉海內賢士楊春卿張孝純輩分布諸郡號稱得人又羅致名士敬鉉鼎臣授業幕下薦引馬文玉牛應之輩爲參佐後皆位至卿相九年世祖以親王南征從行至汴命專饋饗運濟南鹽以給公私諸費所過州郡汴蔡汝潁閒商農安業軍亦無譁月合乃有力焉及卽位降詔褒獎世祖始立軍儲都轉運使司卽以月合乃爲使尋北擊阿里不哥月合乃出私財市馬五百匹助軍帝厚贍其家拜禮部尙書佩金虎符中統四年建言光潁等處宜立榷場歲可得鐵鑄農器以市粟不惟官民皆便因可以鎮服南方詔以本職兼領煇治蒙古漢軍並聽節制會卒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正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梁郡侯諡曰忠懿子馬世忠常平倉

都轉運使馬世昌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馬世顯通州知州馬世吉絳州判官馬審溫台州淮安瑞州三路總管世昌子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嘗監光州遂家焉子祖常字伯庸十歲見燭敬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人皆異之長受業蜀儒張頌之門延祐初科舉法行祖常鄉貢會試皆第一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其歲成紀山移祖常上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野有當用不用之賢朝有當言不言之佞也疏聞大臣爲之悚息擢監察御史祖常以帝在位日久猶居東宮常飲酒過度復上書曰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必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乎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陛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尙闕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則生民之福也旣而同內外

御史劾奏丞相鐵木迭兒罪惡仁宗震怒由是鐵木迭兒被黜祖常在臺薦賢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鐵木迭兒罷相未三歲而仁宗崩皇太后復以爲右丞相左遷祖常開平縣尹於是祖常畏禍避去鐵木迭兒死乃除翰林待制泰定時累遷禮部尙書尋復辭歸文宗召爲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命參議省事天子親郊充讀祝冊官拜治書侍御史出爲南臺中丞元統元年召議新政卽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特詔免朝光祿日給上尊祖常侃侃著風節然持大體黜進言苛細者除樞密副使以疾請告後至元四年卒贈摠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諡文貞祖常嘗議國族及諸部今旣誦聖賢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言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才

以備非常時不能用也祖常於文章號爲作者撰述具藝文志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極激賞之謂中原碩儒惟祖常云子文子祕書監著作郎

愛辭西域拂林人也通西域諸部語知星秣醫藥事定宗直言敢諫時世祖在藩邸已器之中統四年命掌西域星秣醫藥二司事後改廣惠司仍領之世祖嘗以八思巴白繖蓋出游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伎樂法駕儀仗迎導愛辭奏曰高麗新附山東屢叛淮孺之民刁斗達旦天下疲弊糜此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雖不能從然歎賞焉至元五年從獵保定日且久乃從容於帝前語供給之民曰得無妨爾耕乎帝爲罷獵十三年丞相伯顏平江南還阿合馬以飛語讒之愛辭叩頭諫得解尋奉詔使西域宗王阿魯渾所還拜平章政事固辭擢祕書監領崇福使遷翰林學士承旨

兼修國史大德元年拜平章政事八年京師地震上弗豫中宮召問災異殆下民所致耶對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成宗崩內旨索星秣秘文愛辭厲色拒之仁宗時封秦國公卒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拂林王諡忠獻子曰也里牙襲秦國公官崇福使娶太師鐵木迭兒女明宗暴崩也里牙以藥弑之也未幾文宗以其妻弟鎖住怨望並誅死也里牙弟腆合爲翰林學士承旨亦坐罷至正時鐵木兒達識爲丞相奏復起腆合爲議事平章腆合弟曰黑廝光祿卿曰闊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黑廝弟魯合廣惠司提舉當時有馬哥波羅亦拂林人浮海來中國仕世祖朝以老歸拂林著述在藝文志

闊闊字子清蔑里吉部族也世居不里罕哈里敦國初舉族內附世祖居潛邸選爲近侍世祖徵王鶚於保州命闊闊與廉希憲師焉旣而闊闊出使於外及還則鶚已行思慕號泣不食者累日後憲宗復召鶚至和林仍命闊闊從之游每旦起輒盛飾其冠服鶚讓之曰若等惟誇衒鮮華以益驕貴之氣吾恐道義之言無自而入也闊闊悔悟明日純素以進鶚乃悅憲宗二年奉命僉諸路軍籍以丁壯產多者充之所至無撓及還帝悅命領燕京匠局世祖卽位特授中書左丞出爲大名路宣撫使卒年四十子堅童字永叔亦從王鶚游復師許衡於國學弱冠入侍禁中授侍儀奉御同脩起居注奉使濟南見楊桓賢力薦之歷禮部吏部尙書侍御史扈從征乃顏遷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改本道肅政廉訪使拜河南平章政事驛召赴闕未拜以疾卒年三十九

秃忽魯字親臣康里部族也自幼入侍世祖命與也先鐵木兒不忽木從許衡學帝一日問所學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因與不忽

木共上書言太學事語在不忽木傳中帝見之喜曰康里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卽知此除蒙古學士客省使進兵部郎中歷僉太史院判大宗正府事吏部尙書時合刺合孫平章湖廣政事知其賢求以自輔遂拜湖廣左丞贊合刺合孫治盜養民事在合刺合孫傳無何辰州蠻叛樞密副使劉國傑往討戰不利索辰沅澧民間弩士三千合刺合孫始欲不與秃忽魯曰兵貴訓練乃可用也漢軍不習弩因蠻攻蠻古所利遂與之果獲勝成宗卽位移江浙右丞會不忽木薨帝思之問近侍曰群臣孰有似不忽木者賀勝對曰秃忽魯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還拜樞密副使大德七年卒贈大司徒推忠翊亮佐理功臣榮祿大夫江浙平章政事柱國趙國公諡文肅子山僧終晉甯路總管

也速解兒本名帖木兒以成宗同名改焉祖忽魯渾速不台之兄

也籍里家世具速不台傳忽魯渾與飲班朱尼河水後以百戶從太祖拒乃蠻追兵及於金邊牆之南忽魯渾射殺其渠餘眾奔闊亦壇山而潰中原既定方論功行賞忽魯渾不及祿而卒生子曰哈丹官太宗正府也可札魯花赤卒也速解兒之父也也速解兒初從從兄阿朮伐宋濟江薄揚州無役不從累官淮東宣慰使行省檄馳報邊事入見出奏牘於懷適左右無通漢文者也速解兒拜請自誦其文而譯以國語音吐明暢帝悅命縱橫行殿上以觀其度大器重之諭宰相俾與共政遂參議中書省事久之丞相安童自北還復入中書奏言也速解兒兼通蒙漢語言文字可大用卽命參知政事進左丞逾歲尙書省復立以爲尙書平章政事從征乃顏給餉運籌復留討其餘黨塔不歹金家奴悉戡定乃還朝武平地大震姦人乘災異相煽搖諸王多爲乃顏黨所惑也速解

六書 卷四十八 州
兒奉命引兵五百人往撫定之因禱山川蠲租稅發鈔振米斬乘時爲盜者收三藩王鞫之始皆倔強徐諭以禍福乃皆伏奏徙遼陽行省驛道由高州以上至上都減去五驛旣還尙書也速魯兒遂以丞相桑哥姦利言於宣徽使月赤察兒奏之桑哥事敗也速魯兒多在外少與尙書事辭亦無連及也速魯兒然以同省與平章阿魯渾薩里俱罷成宗立平章江浙政事薨贈太傅安慶王諡武襄子忽刺魯位江浙平章政事探迪御史中丞木八刺沙南陽府達魯花赤孫顯者脫納因西臺御史大夫古納刺歷平章江浙政事上都留守

塔里赤康里人也父也里里白國初爲帳前總校南征至洛陽得唐白居易宅故址遂家焉塔里赤幼穎異好讀書亦善騎射襲父職參佐戎幕調度軍馬皆有能名行省奏爲斷事官時南北民戶主客良賤雜糅蒙古軍牧馬草地互相占據塔里赤理之俾各得所由是世祖才之從破襄樊復從渡江追襲宋二王於福建以功遷福建招討使陳弔眼之陷漳州行省承制拜塔里赤閩廣大都督征南都元帥塔里赤遂同完者都高興討斬之又擊敗上思州叛酋黃勝許等遷廣西宣慰使都元帥賜三珠虎符徙宣慰福建又徙浙東卒贈臨安郡公子曰脫脫木兒位邵武汀州新軍萬戶府達魯花赤萬奴廣西宣慰使都元帥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父伯德那太祖時舉族來歸後事親王旭烈兀授河東民賦副總管因居河中猗氏徙解州贈宣徽使芮國公察罕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爲行軍府奧魯千戶奧魯赤執政湖廣辟佐其省且令諸子受學焉從鎮南王脫歡征安南復從奧魯赤移治江西甯都民言某鄉石上雲氣五色有玉璽焉當以

兵往取眾惑之察罕曰妄也是必構害仇家者覈問之果然大德四年御史臺奏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合刺合孫曰察罕誠宜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竟任武昌鞫廣西妖賊獄縱遺諸誣誤者而焚其籍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仁宗入靖內難河南平章政事囊家台薦察罕卽驛召之武宗立仁宗爲皇太子拜僉詹事院事領都總管府至大元年闕戶口江南諸省還進太子府正加昭文館大學士遷家令仁宗卽位拜參知政事帝常賜枸杞酒曰以益卿壽又以察罕清素賞賚甚厚皇慶元年加平章政事商議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塋許之遂以病請告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還朝謝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矣其被寵遇如此察罕嘗譯貞觀政要以獻帝大悅詔繕寫徧賜左右詔譯帝範又命譯脫卜赤顏名曰聖武開天紀

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俱付史館帝歎察罕博學又嘉其知止不辱嘗曰有言察罕不善者其人卽非善人也初察罕生於河中其夜月白如晝國人謂白爲察罕因名焉仁宗詢知其事以爲古帝王嘗賜姓名氏遂賜察罕氏曰白察罕凡揚歷三十餘年而天性孝友田宅之在河中者悉分與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田宅奴婢以壽終子外家奴武岡路總管忽都篤高郵府判官其時西北人名通漢文者復有虎都鐵木祿奕赫抵雅爾丁脫烈海牙之屬

虎都鐵木祿合魯氏亦稱葛邏祿氏父鐵邁赤初爲桐馬官太祖定西夏太宗定河南皆有戰功憲宗命大元帥兀良合台自交廣出潭州世祖命鐵邁赤將鐵騎練卒援以北還及世祖卽位復著績於昔木土之役授蒙古諸萬戶府奧魯總管虎都鐵木祿從丞

元書 卷四十八
相伯顏渡江諭下明越等州投荆湖占城行省理問官嘗以軍事入奏敷陳簡明世祖大悅敕都護脫因納志之平章政事程鵬飛征日本奏虎都鐵木祿爲征東省郎中帝曰鵬飛南士也猶知其能姑聽之朕徐當錄任也比還湖廣丞相阿里海牙復奏留之既而要東木爲湖廣平章政事貪縱不法虎都鐵木祿乃退居南陽及合剌合孫來代要東木驛致武昌復奏事京師擢給事中臺臣奏授廣西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帝留之湖廣平章政事劉國傑以伐安南奏造戰船五百於廣東帝以虎都鐵木祿才乃遣督匠南方敕曰還當顯汝於眾會帝崩成宗以爲湖南宣慰副使召同僉樞密院事拜禮部尙書大臣奏覈實江南民田虎都鐵木祿使江西以田額舊定重擾民不便置不問止奏置雜漕局及中統課緡五十萬轉兵部尙書出爲荆湖北道宣慰使已命復留之延祐

三年大臣以浙東倭奴商舶貿易致亂奏遣虎都鐵木祿宣慰閩浙撫戢兵民海陸靜謐初虎都鐵木祿好讀書與學士大夫游字之曰漢卿仁宗嘗顧左右曰虎都鐵木祿字漢卿漢名卿不讓也其母姓劉氏人又稱爲劉漢卿云從子塔海以寶兒赤累官和甯路總管改汴梁先是朝廷令民自實土田有司繩以峻法民多逃竄流移者塔海言其弊於朝由是省民間虛糧二十二萬民賴以安後改任廬州有飛蝗北來塔海禱於天蝗乃引去民乏食開廩減直糶之所活甚眾文宗以爲僉書樞密院事拒義軍於南陽進拜大都督

奕赫抵雅爾丁回回人也字太初父亦速馬丁官大都南北兩城兵馬都指揮使奕赫抵雅爾丁嗜學讀書過目不忘尤工其國語字初爲中書掾累官刑部員外郎四方所上獄多所平反稍遷中

元書 卷四十八
書右司郎中嘗與同列議獄不合曰公輩讀獄不能變通是猶醫
熟於方論而不能切脈用藥也大德元年肆赦廷議官吏受賕者
不與奕赫抵雅爾丁曰恩如雨露萬物均被賊吏固可嫉比之盜
則有閒矣宥盜而不宥吏何也刑部嘗有獄事上讞失實丞相將
譴主者奕赫抵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至是乃潛署焉或訝之曰
吾偶失署豈有與諸君同事獨幸免哉丞相賢之因俱獲免轉左
司郎中時左司闕都事奕赫抵雅爾丁舉王毅李迪輿論稱允又
嘗論朝士如王壽敬儼輩皆可大用時諸公處下僚後皆如其言
遷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轉集賢大學士除江東建康
道肅政廉訪使監憲一年賊吏削迹至大時召拜參議尙書省事
懇辭不就尙書省罷復命參議中書亦以疾辭延祐元年卒
脫烈海牙畏吾兒人也世居別失八里曾祖闊華八撒朮當太祖

時勸其國亦都護內附太祖欲官之辭祖入刺朮始徙眞定仕至
帥府鎮撫脫烈海牙嗜學喜從文士游犬馬聲色之娛一無所好
初爲中書宣使稍遷隆平縣達魯花赤有治績滿去民勒石焉拜
監察御史時江西參知政事張頤孫殺其所養父胡制機之子而
據其貲訟久不決脫烈海牙一訊伏辜乃誅頤孫以其貲還胡氏
出僉燕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多黜汙吏然務存大體召爲戶部郎
中轉中書右司郎中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秘府經籍及聖賢
圖像以賜人以爲榮母卒哀毀骨立賜鈔給葬事起爲吏部尙書
改禮部出爲荆湖北道宣慰使至治三年移淮東宣慰使卒贈通
奉大夫河南參知政事護軍恆山郡公弟觀音奴廉明才幹亦仕
至清顯

論曰元自得畏吾兒人乃始有文字印章然亦知回回書耳而曰

元書 卷四十八
孝弟敦睦仁厚不殺皆聖人旨也孟子道性善豈不信哉愛辟天
房種類生長海西而拳拳忠諫况闕闕禿魯親炙大賢者乎月合
乃猶曰自其先世已入臨洮也速解兒察罕則甫出幽谷用夏變
夷何其易也夫依託神農且不可况乎依託別庵伯爾者哉嗚呼
此乃孟子所以深惡陳相也

禹日如

曾

刊

門人曾文緯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四十八

元書卷四十九

邵陽曾廉讓

廉希憲商挺趙良弼馬亨列傳第二十四

廉希憲一名忻都父布魯海牙有傳希憲年十九侍世祖潛邸世
祖重其容止言論優禮焉希憲通漢人學篤好經史一日方讀孟
子遇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則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
大悅遂呼曰廉孟子由是知名既而代楊惟中為京兆宣撫使首
請用許衡提舉學校時國制儒得免為奴京兆多豪貴格令不行
希憲悉拔之但識字者即著為儒籍又悉因惟中之政抑彊扶弱
威令嚴明有民妻與卜者厭詛殺其夫方大旱僚佐言卜者宜減
死希憲誅之即大雨由是京兆肅然居數歲世祖所置諸司皆罷
希憲復留邸從伐宋方臨江而憲宗凶問至世祖益南渡圍鄂州

當是時阿里不哥居守和林以孛魯合阿藍荅兒爲謀臣已遣脫火思發兵河北圖自立而其黨劉太平霍魯海方行尙書省於關中渾都海以精騎四萬屯六盤皆深相結納希憲啟世祖宜速還都正大位以定天下世祖納其言卽遣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復命賜膳於國王塔察兒希憲卽以己意白國王宜首建翊戴功國王許之希憲歸益勸早定大計世祖於是卽位未幾阿里不哥遂僭號帝甚憂京兆無備乃命四川合京兆爲一道復以希憲宣撫之希憲知渾都海已約成都在肘腋也乃先掩捕太平霍魯同舉兵反而劉太平霍魯海禍尤在肘腋也乃先掩捕太平霍魯海下之獄而遣萬戶劉黑馬誅明里火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帶不花復遣權總帥汪良臣將秦鞏諸軍討六盤別發成蜀羨卒推宣撫使八春將之以西良臣以未有旨懼辭希憲卽解虎符銀印授

之曰此吾身承密詔君勿疑也良臣乃行會赦詔將至希憲命尸劉太平霍魯海於市乃出迎詔人心大安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擅徵兵命將之罪帝優詔荅之別降金虎符使節制諸軍尋以爲右丞行陝西四川中書省事適六盤軍攻陷西涼親王只必帖木兒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陳不可乃止俄阿藍荅兒自和林來與渾都海軍合丹大王及汪良臣八春大敗之於甘州東斬二人於陣語在良臣傳事聞進拜平章政事仍行省事賜第一區逾二歲王文統誅初趙璧與希憲同居世祖邸中不相能至是益忌其威名乃上言希憲昔薦文統今文統反而希憲久居關中形勝之地恐有二心帝不聽而興元判官費寅以私怨譖希憲帝自謂素知希憲心然以寅言鑿鑿不能無惑遂以右丞粘合南合往代旣覆驗無實乃召希憲還頃之命入中

書平章政事希憲爲人清剛英果在中書不花史天澤線真忽魯不花塔察兒耶律鑄皆位在其上然斷制皆不如希憲希憲務振紀綱裁宥抑倖至元元年遷轉法行姚樞發其議希憲贊成之由是天下勵於吏治帝一日謂希憲曰先朝常患吏廢法而貪民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今朕無此憂惟卿等爲相也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皋陶稷契之道贊陛下故未足致太平而揚小治乎因論及魏徵對曰何代無徵人主用不用不同也時有言史天澤親黨布中外弄威權者詔罷天澤政待鞫希憲進曰天澤自藩邸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陛下謂可付大事用爲輔相奈何信小人一旦之言不熟察其心迹乎帝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帝意解天澤得不罷欽察者蜀帥也亦被訟帝命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曰尙爾遲回耶對曰欽察大帥也以小

人言誅之民必駭矣待與訟者廷對庶明其罪於天下矣遣使案問果誣也希憲又奏杖奄宦之傳旨入朝堂而妄言事者帝見其論事激切無少回惜謂之曰卿昔在王府多容受今爲天子臣反木強耶對曰王府事輕天子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無何詔出行東平省事三年復平章政事明年例降爲左丞六年希憲方在告有詔釋京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者憲宗時行省阿母河者也怨家告之繫之獄中書遂釋之旣而車駕還宮怨家復訴之希憲乃補署其判曰天威不測豈可獨幸其不署以苟免耶因入見以詔爲言帝曰詔言釋囚不言釋匿贊馬丁也對曰詔亦不言獨不釋匿贊馬丁也帝怒其執明年遂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初阿合馬領左右部而其黨自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眾畏其權莫敢問希憲鞫之竟以狀聞罪阿合馬而杖之及朝

元書 卷四十九
廷建御史臺設各道提刑按察司阿合馬欲專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糧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古制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益國便民莫大於此若去之使上下暴恣事乃可集耶阿合馬不能對然不能抑阿合馬寵希憲罷政卽以其日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在家何爲以讀書對帝曰讀書朕所教然不肯用多讀何爲意責其旣罷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讒言曰希憲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久之以有言嗣國王頭輦哥行省遼陽擾民者乃起希憲行北京平章政事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俄詔頭輦哥歸國省事獨付希憲長公主及國婿入朝縱獵民不勝其苦希憲語國婿欲入奏之國婿驚愕公主乃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

千貫償諸民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率皆奉法明年阿里海牙下江陵請命重臣開府鎮之帝急召希憲使行省荆南詔得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至阿里海牙率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日講明利害兵民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擇其尤授之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然是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則拒之仍慰以善語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其以病棄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問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捍禦悉決之得田數萬畝以給貧民發沙市倉粟二十萬斛以振公安大綱旣舉希憲遂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詣講舍以厲諸生學以大興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有曰歸附之初人不聊生皇帝使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

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十五年朝廷知希憲久病召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歸裝琴書而已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爲視疾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慰之曰卿得良醫疾向愈矣對曰夫惟善藥足以療疾然苟戒慎則誠如聖諭設或肆惰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會議立門下省帝曰侍中非希憲不可既而不果立十六年賜之鈔萬貫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明年薨帝以希憲太剛不能無少忤故不能久安相位然帝極知希憲嘗謂之曰昔在先朝卿深識事機每以帝道啟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宜爲也顧退讓耳希憲負正學卓然儒者尤不肯少附邪說居喪率親族行古喪禮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慟則嘔血不能起寢臥草土廬於墓傍宰執以憂制

未定欲極力起之相與詣廬聞號痛聲竟不忍言未幾有詔奪情希憲雖不敢違國制然出則素服入必衰經帝敕中書給方士所需以鍊大丹希憲則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韙其言元家常尊禮帝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子當孝爲臣當忠孔子之戒如是而已自江陵還也龍岡火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因謂曰上都聖上龍飛地天下根本慎勿因火而信地理家談休咎也頃果有言宜遷都者張易張文謙爭之不能得忠良以希憲之言奏帝以其病而憂國乃止其後皇太子問疾因訪治道對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沈疴不可藥矣其戒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

元書 卷四十九 五
已謂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
三代可復也其深自負而致痛於小人之見用如此大德八年贈
忠清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魏國公諡文正加贈推忠佐
理翊運功臣太師上柱國恆陽王子孚恪恂忱恆惇孚僉遼陽行
省事恪台州總管忱邵武總管恆御史中丞惇江西參知政事恂
亦名米只兒海牙累官南臺中丞英宗立拜平章政事改集賢大
學士泰定中請老詔以集賢大學士祿終其身

商挺字孟卿曹州濟陰人也其先本殷氏避宋諱改商父衡在金
史忠義傳太宗時破汴京挺年二十四北走依冠氏趙天錫與元
好問楊奐游嚴實行省東平聘爲諸子師實卒子忠濟嗣辟經歷
贊忠濟興學養士憲宗二年世祖藩秦聞挺名徵至鹽州入對世
祖甚重之字而不名閒陪宴語因曰挺來時李壇城胸山東平當

致米萬石然致之胸山率十石致一旦車淖於雨必後期死罪也
請輸沂州使壇軍取食便世祖善其愛民從之明年楊惟中宣撫
京兆挺爲郎中兵火之餘八州十一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挺
佐惟中進賢良黜貪暴明尊卑出淹滯定規程立簿責印楮幣頒
俸祿務農薄稅通其有無民乃大安旣而楊惟中罷廉希憲爲宣
撫使進挺爲之副是時朝廷徵京兆軍需布萬疋米三千石帛三
千段並諸器械送平涼軍期迫甚郡人大恐挺曰他易集也運米
千里妨我蠶麥郡長王姓者平涼人也挺召與謀對曰不難僕家
有積粟請以代輸挺大悅載價與之他輸亦如期至復命兼治懷
孟境內亦大治旣而宣撫司罷挺還東平憲宗伐宋趨蜀世祖分
兵趨鄂軍於小濮召問軍事挺對曰蜀道險遠萬乘豈宜輕動世
祖默然久之曰孟卿言契吾心也憲宗崩世祖北還道遣張文謙

元書 卷四十九 六
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妨姦詐文謙急追及言之世祖
大悟罵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卿幾誤大事速遣使至軍立
約俄而阿里不哥使至軍中以無符斬之彼已始有所別既召挺
至開平與廉希憲趙良弼密贊大計世祖卽位仍以挺副希憲宣
撫京兆兼總四川哈刺不花征蜀時名將也渾都海嘗爲之副時
駐六盤山以兵應阿里不哥挺謂希憲曰爲六盤有三策悉銳而
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援
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吾二人在京兆彼內應絕必
不敢東然彼餉饋無繼亦不能株守六盤也必出下策然是時延
安兵已嚴備黃河故不能自東勝北渡將西出玉關繞道赴和林
於是挺與希憲定議令八春汪良臣發兵綴之既而阿藍荅兒引
兵自玉關來與哈刺不花渾都海遇於甘州哈刺不花以語不合

獨引其兵西去阿藍荅兒渾都海東出遂敗死事具希憲傳尋改
宣撫司爲行中書省以挺僉行省事中統二年進參知政事俄興
元判官費寅有罪懼誅以借兵完城事訟挺與希憲於朝帝召挺
問曰卿昔在京兆懷孟兩著治績今何以毀言日至豈有沮卿者
耶抑位高而怠耶對曰臣在秦三年多過遇軍興行權以應變有
之若以爲罪臣亦不敢分咎於人請就戮既出帝顧近臣數挺前
後大計凡十有七因嘆曰挺有功如是而得罪誰復爲朕戮力耶
乃命入中書參知政事數月出行四川樞密院事至元元年復召
參知政事帝留意經學挺與姚樞竇默王鶚楊果纂五經要語二
十八類進焉歷數歲改同僉樞密院事進副使挺議覈軍食定軍
官品級給軍吏屯田收其穫以餉親軍汰不勝軍者戶三萬戶一
丁者汰之丁多業寡業多丁寡財力相資合出一軍著爲令皇子

怵哥刺王秦帝思用賢者輔導之乃以挺爲王相挺進十策於王曰睦親鄰安人心敬民時備不虞厚民生一事權清心源謹自治固本根察下情王喜佩其言爲之置酒王薨王子阿難荅嗣世祖以其年少仍命挺往行王相府事會運使郭琮郎中郭叔雲以私憾謀殺王相趙炳有頃王府女奚以預二郭謀臨刑望以求生乃爲曖昧語連挺及其子璵帝怒命拘之籍其家久之帝徐知其無罪乃釋其父子還挺樞密副使俄以疾免逾年復以趙氏子訴寃復繫挺百餘日乃釋挺明儒術忠懇多計畫旣連被繫乃嘆曰蘇端明貶黃州作雪堂貶惠州築室白鶴山若將終身况吾曹於古人何有哉乃葺小圃於都城南有阜曰左山遂自號曰左山老人二十五年薨年八十延祐初贈推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公諡文定子五琥璘瑋琦瑋璋字禮符仕右衛屯

田千戶年三十三謝病侍親築堂曰晦道堂琦字得符成宗召備宿衛仁宗時累官集賢侍讀學士泰定元年遷秘書卿卒琥字台符自少知名姚樞許衡皆器重之薦之朝至元十四年拜南臺監察御史昔里伯捕浙東盜俘及平民行臺檄琥遮閱之於錢唐江得還者數千人琥爲政寬嚴並備有憲臣體二十七年徵爲中臺御史屬地震琥上書言昔漢文帝時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錄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爲國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能徒立人不可濫用因舉天下名士胡祗適姚燧王恂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道程文海陳儼趙居信十人三十年遷國子司業卒著述見藝文志胡祗適諸人皆有傳後陳儼官終翰林學士諡文靖趙居信字季明許州人後英宗時丞相拜住以碩德老儒薦徵拜翰林學士承旨卒贈梁國公諡文簡諸撰述亦皆

見藝文志趙炳者字彥明灤陽人父宏爲征行都元帥炳早孤年十二盜執其兄將殺之乃泣請代遂得俱免由是顯名得侍世祖於潛邸中統初判北京宣撫司事命括鷹房等戶爲兵隸之與平李瓊入爲刑部尙書兼中書斷事官以峻法聞累遷京兆路總管兼府尹嚴繩安西王府吏卒之橫暴者豪猾斂迹炳勸王寬解鹽逋賦而緩京兆一年之征秦民大悅其見害於二郭也炳已遷爲西安王相會王薨炳入朝言琮叔雲不法帝卽命炳兼陝西四川課程屯田事乘驛偕勅使往案之二郭知事急乃假嗣王旨入炳罪囚炳於平涼空峒山炳子仁榮訴於上卽遣使釋炳而械琮等以來使至則琮醉以酒而先遣人毒炳以死後俱伏辜帝卽命仁榮手刃琮叔雲於東城籍其家詔雪炳冤贈左丞諡曰忠愍帝始以所籍琮等貲產賜仁榮仁榮辭帝善之而別賜之鈔後官終平

章政事

趙良弼字輔之趙州贊皇人也父慤金威勝軍節度使諡忠閔兄良貴嵩汝招討使良貴子讜許州兵官慤從子良材守太原俱死事崔立之亂良弼扶母懷牒及祖父遺繪歸趙渡河兵爭舟挺刃及其母首良弼以臂受之幾脫兵顧見哀之手援以登輦母至里日益勤講讀遂通群籍世祖在藩聞其名召之善其占對是時張耕爲邢州安撫使以良弼爲幕長佐耕區畫邢以大治旣而廉希憲商挺宣撫京兆良弼參議司事阿藍荅兒劉太平之鈎考京兆錢穀也欲盡殺世祖所置諸吏日加鍛鍊死者已二十餘人眾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懇款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世祖南伐召參議元帥府兼江淮安撫使親執桴鼓率先士卒五戰皆捷所至宣布恩德民皆安堵世祖北還廉希憲請以良弼

往刺秦蜀還報曰親王末哥無他心宜以西南六盤悉委屬之劉
太平霍魯海陰有據秦蜀之志渾都海士馬精強恐與併力紐璘
年少鷲勇輕去就當寵以重職而疾解其兵柄百家奴劉黑馬汪
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者也世祖皆納其言中統元年
希憲及挺復宣撫京兆良弼復往參議遣之先行至則謀諸八春
急遣使以上旨促紐璘入朝時紐璘移營將入涇聞召遂止明里
火者乞帶不花之誅良弼實力贊之關隴平遷參議行中書省事
蜀人費寅誣希憲挺在京兆有異志者九事以良弼爲徵帝召良
弼詰問良弼泣曰二臣忠良豈宜有此願剖臣心以明之會平李
璫得王文統交通書帝益懷疑切責良弼至欲斷其舌良弼誓死
不少變帝意乃解寅卒以反誅帝志在招來日本否則用兵而數
遣使皆不得日本要領至元六年良弼乃請行帝閱其老不許良

弼固請乃授秘書監充國信使以往奏曰臣父兄一門四人死事
於金乞命翰林臣文其碑臣死絕域無恨矣帝爲之碑而給兵三
千以從辭獨與書狀官二十四人俱八年舟至金津島其國人欲
舉兵來攻良弼捨舟登岸諭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夜滅
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其國太宰府官陳兵四出問使者來
狀卽求國書良弼曰國書見王乃可授也日本人曰我國自太宰
府以東上古使者未有至者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
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日本
人不能答但索書不已至以兵脅良弼曰不見汝國王甯持我首
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乃先遣使彌四郎入朝事在日本
傳良弼卒不得見王而還十年良弼至自日本入見帝詢知其事
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良弼於是具陳日本俗狃地惡海道險遠

元書 卷四十九
不宜用師帝爲之緩兵拜良弼同僉樞密院事丞相伯顏伐宋良弼言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趨錢塘宋亡又言江南士人多廢學宜課經史以育人材定律令以戢姦吏卒皆用其議帝嘗從容問曰高麗小國也匠工奕技皆勝漢人至於儒人皆通經書學孔孟漢人惟務課賦吟詩將何用焉良弼對曰此非學者之病在國家所尚何如耳良弼爲人明敏多智略而天性純篤詳於歷代典章制度明地理阨塞老疾乃屢辭職十九年許之歸遂立贊皇廟學市田六百畝以贍生徒又別市田千六百畝爲趙學田釋俸戶三以供灑掃二廟時人歸重焉人有問治道之要良弼曰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必克己與順理耳二十三年薨贈推忠翊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韓國公諡文正子訓官陝西平章政事馬亨字大用邢州南和人也少孤事母孝金季習爲吏太宗二年

河北徵收課稅使王晉辟爲掾以才幹稱有頃晉薦之於中書令耶律楚材累遷轉運副使劉秉忠以僧服侍世祖潛邸甚才亨復薦之世祖召見大悅以籍諸路戶口令亨副八春忙哥撫諭西京太原平陽及陝西五路俾民弗擾及還圖山川形勢以獻餘使者多以賄敗惟亨等各賜衣九襲俄以亨爲京兆榷課所長官亨爲政寬簡不事掎克凡五年民安而課裕旣而阿藍荅兒出覈藩府錢穀亨時方輦歲課銀五百錠輸開平遇諸平陽亨策曰見之則銀必留不見則必罪我然甯獲罪避而過之阿藍荅兒果怒遣使之王府逮焉世祖詢亨曰汝往得無撫汝罪乎對曰無害也乃慰遣亨阿藍荅兒本大衙亨欲入以重罪至則拘繫之而亨實廉謹窮治百端竟無所得惟以支用微費勒之償而已世祖攻鄂脫火思括兵於漠南諸州世祖北還乃遣亨馳驛往西京罷所僉軍並

撫諭山西河東陝西漢中既還復遣轉餉江上軍食中統元年遷陝西四川規措軍儲轉運使賜金符與廉希憲商挺等合謀誅劉太平霍魯海悉定關輔尋命兼行省左右司郎中時興元蓄糧五萬石欲轉餉大安軍計備值萬緡亨以兵官丁產均其役不閱月而事集興元判官費寅狡悍不法莫能推治亨白省府欲繩以法寅反稱行省前保關中有異謀詔右丞粘合南合讞之亨力辨其誣讒構釋然四年遷陝西四川廉訪都轉運使未幾朝廷以考課召諸道轉運使俱入都至則併轉運司入總管府咸奪其制書授亨工部侍郎解鹽副使亨乃上書言以考課定賞罰其人甫集而一切罷之則是非安在宜還其命書俾仕者有所勸勉從之亨復上便宜六事一曰東宮保傅當用正人以固國本二曰中書大政擇任儒臣以立朝綱三曰任相惟賢官不必備今宰相十七員宜

加裁汰四曰左右郎署毗贊大政今用豪貴子弟豈能贊襄五曰六曹之職分理萬幾今止設左右二部事何由辦六曰建元以來便民條畫已多有司往往視爲文具宜令憲司糾舉務在必行疏聞帝卽召見謂曰卿比安在胡不早言對曰新自陝西來覲耳帝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遠出矣至元三年進左三部尙書五年改專戶部有賈白制國用使阿合馬欲貿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帝以問亨對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人主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事遂寢七年尙書省立阿合馬平章政事亨上言尙書省專領金穀百工之事可也其銓選宜歸中書示無濫由是阿合馬大惡之兼積前忌以誣免官會國兵圍襄樊廷議河南行省調發軍餉詔以阿里別爲右丞姚樞爲左丞亨爲僉省任其事水陸供餽未嘗有闕十年

還京帝方欲柄用之會嬰末疾十四年卒子紹庭官雲南肅政廉訪副使

論曰希憲家世三危徼外亦非有名師授受而所樹立如此可謂天挺矣然以世祖之明以希憲及挺之舊宜三篋之書不足以動其毫末且忘身殉國以權出險匪但濟變之才亦其忠悃鬱結不暇校禍福也天下既平因謗滋忌前所為功將反成罪此非谷風之詩人所致慨於恐懼安樂者乎良弼亨之辨又何其正也良弼請使日本與郝經之志同欲以康生靈耳從良弼之意平壺之覆免矣亨本習吏足任使而敷陳多大臣之言嗚呼賢哉

門人曾士誠書

門人曾士誠書

余歎

中志

申志慶
余煥蓮 刊
門人曾保林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邵陽曾廉撰

速哥月里麻思石天麟鐵連昔班張庭珍梁曾列傳第二十五
速哥蒙古克烈氏世傳李唐外族也父懷都事太祖嘗與飲班朱
尼河水速哥為人沈勇為太宗所器命使金覘其虛實語之曰即
不還子孫無憂不富貴也速哥頓首曰臣死職耳奉陛下威命以
行可無慮也帝悅賜所常御馬至河金人閉之舟中七日始登南
岸又三旬乃達汴及見金主速哥大言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
力日疲故遣我致命爾能恭修歲幣通好不絕則轉禍為福矣謁
者令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為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卮飲之酒
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帥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
畢飲卽懷金卮以出速哥雖陽不慧而默識其地理阨塞人民疆

元書 卷五十一
弱甚周既以虛實復命則以金卮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遂南伐兵至河北岸方舟欲渡金軍陣於河南帝令儀衛導速哥居中行親帥偏師乘陣西策馬沙河會拖雷太子亦自襄鄧至兩軍夾攻之及金亡詔賜金護駕士五人曰此以旌汝爲使之不辱也速哥昔使過崞州崞人盜殺其良馬至是兼以崞民賜之金既亡之明年帝從容謂速哥曰我將官汝西域中原惟汝擇之速哥拜謝而乞中原帝曰西山之境入達以北汝其主之汝於城上構大樓居其上使人皆仰望汝汝俯而諭之願不偉乎乃以爲山西大達魯花赤受命方出有回回六人訟事不實當誅速哥乞監者緩其刑而復入見帝請曰此六人有名西域以小罪卽殛恐非所以懷遠人也願以賜臣臣因辱之俾自悔悟爲善帝使六人從速哥至雲中皆釋之後有至達官者其寬大愛人多此類

也薨於官後贈推忠翊運同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宣甯王諡忠襄子六人忽蘭以母爲后戚故得襲職忽蘭亦善爲政鉏強植弱均役平刑郡人頌之前賜崞人已括籍入官更賜山西三百戶時西方多盜有甄軍判挾眾往來阜平曲陽間殺人渾源界而奪之財縣以法失捕當倍償忽蘭曰此大盜縣豈能制哉卽遣千人剿之斬甄並翦平其黨民害乃除然酷好佛嘗施千金修龍宮寺建金輪大會供僧萬人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上柱國雲國公諡康忠子天德于思襲父官事母以孝聞卒贈太傅儀同三司上柱國雲國公諡顯毅

月里麻思乃蠻部族也太宗時充斷事官嘗同阿朮魯破南宿州十三年使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月里麻思語之曰吾與汝等奉命南行楚人多詐倘遇害當死焉無辱君命也已而馳抵淮上

宋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閒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言辭慷慨不少屈宋將知其不可屈乃囚之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乃死世祖痛悼之詔復其家賜其子忽都哈思號荅刺罕並給糧食其家人忽都哈思自陳於帝曰臣願爲國效死爲父雪耻帝嘉納之授以上均州監戰萬戶至元十八年以招討使從征日本死於敵

石天麟字天瑞順州人也年十四入見太宗因留宿衛天麟好學於諸國書語無不習耶律楚材爲中書令選爲參佐因賜名蒙古歹宗王征西域以爲斷事官憲宗六年遣天麟使北邊海都拘留久之因稍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徐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順逆禍福之理海都聞稍悟亦以久留無益遂遣之天麟凡被拘二十八

年乃還世祖大悅賞賚甚厚命爲中書左丞兼斷事官天麟辭曰臣奉使無狀陛下赦弗誅幸矣豈可復叨榮寵貽廟堂羞帝嘉其誠褒慰良久從之江南道觀藏有宋主遺像道士素與僧交惡因發其事將置之極刑對曰遼國主后銅像在西京者今尙有之未聞有禁令也事遂寢天麟年七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命杖以出入宮掖時權臣桑哥用事凶餒薰灼人莫敢言天麟極言其姦無所顧忌人歎其忠成宗立加司徒大宴玉德殿召天麟與宴賜以御藥命左右勸之酒頗醉命以御輦送還第武宗卽位進平章政事年九十有二至大二年薨贈推誠宣力保德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冀國公諡忠宣子珪歷樞密副使河南右丞南臺中丞珪弟懷都襲斷事官累遷荆湖北道宣慰使孫合刺赤襲斷事官

元書 卷五十一 三
鐵連乃蠻部族也居絳州祖伯不花爲拔都大王傅鐵連魁偉寡言有略早歲宿衛王府拔都分地平陽以鐵連監陽州中統初調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至元初海都大王叛廷議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惟當懷之以德其擇謹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眾舉鐵連遂召見語及邊事鐵連應對稱旨帝嘉其辨慧曰此事非汝不就然必先詣拔都忙哥帖木兒王相與計事而後行使二人副之拔都忙哥帖木兒王者言前拔都之國今忙哥帖木兒王也鐵連既受命欲直造海都境視其虛實然後議於諸王副使弗從曰上命我輩先造撒耳柯思今遽造敵境不可鐵連曰吾親承密旨汝輩違則當誅副者懼而從之既至海都日召宗親宴飲誘與謹論將伺其隙謀害之鐵連厲聲曰且食勿語望語言脫口相撫爲罪耶良久海都曰直哉鐵連因求衣爲歡海都將解與之其妃

止之贈以皮服二襲因語其屬曰爲使者當如是矣復厚贈以行至拔都忙哥帖木兒王所王許爲外應語在太祖諸王傳鐵連還悉以聞因言於帝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待之去則勿追自守旣固則無虞矣帝深然其計敕所受海都皮服全飾以金朝會服以表示焉賞賜不可勝計後屢使拔都王國道遇海都游兵副者前行失對遇害鐵連後至曰我爲天子使可犯以非禮耶游兵語屈乃曰前者僞使此眞使也釋之遂獨得還帝嘗謂侍臣曰有鐵連則朕之宗族將不失和矣海都終忙哥帖木兒世未敢大舉兵鐵連始終凡四往返歷十四年會拔都王國嗣王有異志乃止不行帝以鐵連重勞乃謂之曰在朝要官惟汝所擇對曰臣志在王室其事未辦不敢奉命今臣母在絳州老且病得侍朝夕幸也於是遂授絳州達魯花赤十八年卒官子荅刺帶官同

知大同路總管府事

昔班畏吾兒人也父闕里別幹赤領兵歸太祖從征回回數立功自請為本國坤閣城達魯花赤從之仍賜種田三百戶卒昔班事世祖於潛邸命長必闕赤中統元年以為真定路達魯花赤改戶部尚書宗正府札魯花赤阿里不哥稱帝世祖命昔班詣河西督糧運給軍還至西京北聞萬戶阿失帖木兒等方選士卒將從阿里不哥昔班矯制召其軍赴行在阿失帖木兒疑未決昔班委曲諭之曰皇帝兄也阿里不哥弟也從兄順也又何疑焉阿失帖木兒等請夜議之期翼日復命而以兵圍昔班以待明日皆至曰從爾之言矣即便宜以西京糧給其軍遂率之以行入見帝歎曰臨戰得一夫之助猶為有濟况二萬之眾乎既而海都數擾邊河平王昔里吉復煽大名王禾忽共入寇帝以海都強欲結之先命昔

班使之罷兵昔班先嘗為海都父合失大王傅故遣之也昔班至海都所傳旨諭之海都聽命朝廷亦置驛以待其朝然海都實倔強雖言朝心且猶豫會丞相安童襲破禾忽部曲因遂執以為詞謂昔班曰我不難殺汝念我父嘗受書於汝姑遣汝歸以安童之事聞非我罪也昔班以聞帝命昔班為右丞商議政事妻以宗王之女不魯真公主明年復使海都諭之來歸且曰苟不從我爾能敵諸王蕃衛之兵乎海都恃其強而辭以畏死不敢於是昔班奔走三年風沙翳目年已七十矣乃以為翰林學士承旨給全俸養老年八十九卒子幹羅思密官浙東宣慰使徙鎮廣西討平浙東大盜天降大王及峒蠻羅天祐之亂有聲於時子咬住官宗正府達魯花赤

張庭珍字國寶臨潢全州人也父楫金商州南倉使籍其民數千

元書 卷五十一 五
來降太宗以爲北京都轉運使憲宗卽位庭珍爲必闍赤高麗自
太宗時其王瞰徙居江華島至是遣庭珍問之瞰具言臣事大朝
未嘗不謹而大軍歲入侵掠避而走險不得已也瞰實以立郡縣
置達魯花赤不便曲爲是言遂多以金銀賂庭珍庭珍卻之而以
狀聞世祖卽位瞰子俛嗣爲王乞去水就陸帝始敕軍士無擾其
國高麗遂安中統二年世祖自將北伐以庭珍熟知西京入漠南
路遣立沙井諸驛兼給糧運授同僉土蕃經略使至元六年安南
違詔不發遣回商於是以庭珍爲安南達魯花赤卽使安南安南
國王光昺立受詔庭珍責之曰皇帝不欲以汝土地爲郡縣而聽
汝稱藩遣使諭旨德至厚也王猶與宋相脣齒妄自尊大今百萬
之師圍襄陽拔在旦夕席卷渡江則宋亡矣王將何恃且雲南兵
不兩月可至汝境覆汝宗祀不難矣光昺曰天子憐我而使者來

多無禮汝官朝列我王也相與抗禮古有之乎汝過益州見雲南
王拜否庭珍曰雲南王天子之子汝蠻夷小邦特假以王號豈得
比雲南王况天子命我爲安南長位汝上乎光昺怒使衛兵拔刃
環立以恐庭珍庭珍解所佩弓刀坦臥室中曰聽汝何爲光昺及
羣下皆服明年乃遣使隨庭珍入貢庭珍以聞帝命翰林承旨王
磐紀其言厚待其使而敕中書牒責光昺非禮事在南蕃傳尋授
庭珍行省郎中從阿里海牙以數騎抵襄陽南門呼宋將呂文煥
降明日文煥遣黑楊都統來議降將遣之還報庭珍以爲彼來或
以計覘我此人呂氏腹心也不如留之以伐其謀文煥遂舉城降
累功授金虎符襄陽總管兼府尹改郢復二州達魯花赤宋平遷
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開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賃大宅聚居
縱橫街陌庭珍知爲盜急捕之得寶玩器服子女滿室窮索其黨

俱殺之民以爲神河決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珍括漁船縛木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眾水入善利門捍之不能止乃頽城爲堰水旣退卽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卒於官庭珍性清慎爲丞相伯顏所激賞云

梁曾字貢父燕人也始以王鶚薦爲中書令史累官知南陽府唐鄧二屬州爲襄陽府所奪曾按圖經兼稽國制以聞事得復舊南陽在宋末爲邊鄙桑柘未成而歲賦絲民甚苦之曾請折輸布民以爲便至元十七年副禮部尙書柴椿使安南拜兵部尙書安南世子日烜乃以其叔父遺愛入覲事在南蕃傳日烜卒其世子日燇嗣立逾年拜曾吏部尙書賜三珠金虎符臨行改淮安路總管再使安南以禮部郎陳孚爲副是時朝廷久頓兵安南安南亦大疲敝然猶桀驁三十年曾至其國安南以陪臣郊迎將由日新門

入日新門者國之左門其右曰雲會中曰陽明其國王所出入也曾聞之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我辱君命也卽回館旣而請開雲會門曾復執不可始自陽明門迎詔入又責日燇親出迎詔且講新朝尙右之禮以書往還者三具宣布天子威德而風日燇入朝日燇終不肯至而令其國相陶子奇等從曾詣闕請罪並上萬壽頌金册表章方物並以黃金器幣奇物遺曾爲贐曾不受還入見進所與日燇往復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且命之坐賜之酒復於便殿賜酒饌留宿禁中明日詔陳其方物象鸚鵡於庭而命曾引所獻象曾以袖引之象從曾回旋如素馴者復命引他象亦然帝曰福人也敕中書以使安南三珠金虎符與之命乘傳至淮安蒞總管任曾爲興學校厲風俗大德元年移杭州四年居母喪請定丁憂之制起復爲潭州總管以未終制辭不行服闋遷兩浙都轉

元書 卷五十一
運鹽使歷雲南河南湖廣參知政事皇慶元年仁宗以曾先朝舊臣特授昭文館大學士累章乞致仕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國有大政皆與議焉至治二年年八十一卒

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博學有氣節以翰林國史院編修攝禮部郎中曾往還三書孚之辭也累官台州路總管府治中大德中詔遣使宣撫循行諸道不避貴要以民饑亟亟循視致疾卒贈臨海郡公謚文惠孚天才過人善湘鄉馮子振海粟俱以任俠聞而詩文亦俱名於時著述在藝文志子振官終集賢學士

論曰漢孝武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可謂知治要矣自貿貿者不察以爲使才輕於將相不知其詭誤遂至敗國亡家而莫之覺也究其所以失其惟懦乎人無遠慮又怵於死生而以之持節萬里是委天下於悠悠也速哥諸人皆能不愛其軀其庶乎

門人曾士毅書

門人曾士毅書

門人曾士毅書

門人曾士毅書

門人曾士毅書

元書卷五十一

申志慶
余煥蓮 刊
門人曾宏中
門人曾傳帖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五十一

邵陽曾廉撰

劉呂高范夏列傳第二十六

劉整字武仲鄧州穰城人也沈毅有謀善騎射金亂入宋事京湖制置使孟珙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以十二人渡塹登城襲禽其守而還珙大驚別製旗以旌異之由是整名遠聞積功累官至潼川安撫副使知瀘州然整北人著威聲南人皆出其下呂文德制置四川忌之多沮其策抑功不上文德既徙鎮以俞興與整有隙更薦之為使以窘整會右丞相賈似道欲巖諸將帥大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於臨安不得達而是時賈似道已令文德撫拾曹世雄罪貶死整與世雄同有援鄂功遂大懼即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以降世祖以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興以整叛來伐

元書 卷五十一
整大敗之整旋入朝瀘州復爲宋有改潼川都元帥宣課茶鹽以餉軍遷昭武大將軍南京宣撫使說帝以取襄陽之策俄遷鎮國上將軍都元帥命同征南都元帥阿朮督諸軍圍襄陽旣城白河口築實心臺漢水中整又與阿朮謀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乃奏造船五千日練水師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遷參知河南政事諸翼漢軍都元帥是時宋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思閒整以救襄陽乃使永甯僧持書送整授整盧龍節度使封燕郡王並告身金印牙符皆具永甯令驛致以聞整廷辯曰此宋人欲設閒以殺臣耳帝信其無他命復之軍襄陽援旣絕整至城下語文煥曰君昧於天命害及生靈仁者不爲也而又齷齪不能戰不足爲勇也文煥怒發弩中整整以此大恨欲屠其城而參知河南政事阿里海牙思全文煥爲國用

文煥因阿里海牙以降二人因是不相能帝知之詔二人分將於
是宋以俞興報怨激叛除興子大忠名循州拘管帝知宋可取遂
命大舉伐宋以整爲淮西左丞與呂文煥同爲鄉導尋詔整別將
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拒西而東虛乘
其虛臨安可一鼓克也淮西丞相合荅不從整帥騎兵攻無爲軍
久不下而文煥已入鄂整聞失聲曰丞相束我使我成功後人其
夕憤惋竟死贈龍虎衛上將軍中書右丞諡武敏子垣嘗從整敗
管萬壽於通泉埏管軍萬戶均樵茶提舉垓都元帥孫克仁知杭
州管萬壽者仕宋爲四川都統進甯遠軍承宣使嘉定安撫使號
驍健敢戰賽典赤之行省四川也頗示以誠信不爲鈔掠萬壽亦
審賽典赤之強僞爲修好後賽典赤亦出師攻嘉定不能下萬壽
時蹈成都瑕行省也速帶兒帥師討建昌萬壽因乘其虛以襲成

都入其外城明年復攻成都屢與國兵抗汪良臣爲西川行院乃必欲取嘉定萬壽伏兵伺之爲良臣所覺遂敗詔諭萬壽來附免其罪萬壽窺江鄂已歸國然後乃降詔賜名順以爲僉東西川行樞密院事順遂招誘南平軍都掌羅計等蠻及思播田楊二酋俱納款遷參知政事卒

呂文煥安豐人也兄文德仕宋以鬻薪起爲軍職積功累官至節度使封崇國公授少師文煥以兄任入官累遷至帶行御器械咸淳三年宋主命充西京安撫副使知襄陽府方文德之安撫京西湖北也世祖謀取襄陽未有其策南京宣慰使劉整言於帝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則可圖矣帝遂遣使至鄂如整策以動文德文德果爲請於宋主許之其時文煥知爲墮計以書諫文德不及竟開榷場於樊

城於是元得以護榷場爲名壁鹿門及白鶴山矣及文煥知襄陽則征南都元帥阿朮及整又城白河口文煥乃大懼以蠟書告文德文德大言怒其怯亦爲報於朝是時宋右丞相賈似道當國漫不以爲意也逾歲文德卒文煥守襄陽六年受圍者五年賈似道亦不悉力救襄陽外援旣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猶恃有浮橋通樊城相與唇齒互援應以爲固浮橋者文煥所置植木水中聯以鐵鎖通南北之道以遏上下敵舟者也至元十年大兵斷鐵鎖焚浮橋樊城下文煥知不可爲每巡城南望痛哭河南參知政事阿里海牙傳城呼文煥曰君以孤軍城守久矣今飛鳥路絕主上深嘉君忠若降保不失富貴也文煥猶狐疑阿里海牙折箭與誓乃降帝大悅詔文煥赴闕授昭勇大將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襄漢大都督仍鎮襄陽十一年以爲荆湖行省參知政事從左

丞相伯顏史天澤伐宋詔文煥先行諭未下江漢各城至沙洋守將邊居誼給文煥至城下與之語爲所射幾獲軍士奪以免大軍旣濟江入鄂州乃詔文煥隨司軍悉縱還家而文煥爲鄉導以趨臨安臨安降伯顏令文煥齎榜以安軍民並令同降將范文虎慰諭宋主祖母謝氏文煥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從北命來抗南師視若犬馬報同仇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聞者哂之尋改文煥江東宣慰使拜中書左丞時江東按察使阿八赤就文煥求賂不與遂誣文煥私匿兵仗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相威爲之辯帝怒免阿八赤官帝嘗與淮西宣慰使昂吉兒論相獨贊阿合馬之才又曰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眾來歸或可相也俄進右丞薨從弟文福亦以兄任累官帶御器械淮西安撫副使知廬州文煥降文福不自安請放歸田里又爲文煥言爲人扶擁以降非

其心也有詔審覈非誣乃勉慰文福竭力捍禦俄遷知閣門事常德辰沅澧靖五郡鎮撫使知沅州伯顏已入建康宋主加文福保康軍承宣使趣入衛文福竟殺使者以降文德子師夔師孟師夔仕宋以任累官至廣西經略安撫轉運使知靜江府文煥降師夔震恐請罪賈似道左右之五上書乞罷宋主乃命解職赴臨安俄提舉江州興福宮師夔請募兵備江鄂州破賈似道承制以師夔權刑部尙書召參贊都督府事師夔不受遂與知江州錢真孫遣人詣大兵以城降伯顏以師夔知江州賈似道出師次蕪湖猶遣人通師夔以議和似道敗遁進師夔江東西大都督師夔進兵收取江東州縣敗宋江西招慰使謝枋得之師於安仁遷兵部尙書命同蒙古萬戶宋都帶行都元帥府於江西宋益王立於閩詔師夔與淮東左副都元帥塔出同參知政事帥師出江西略閩廣師

夔度梅嶺會克廣州就拜左丞命與塔出行中書省事於贛州江西閩廣皆屬焉俄有言廣中民不聊生者召赴闕詰之師夔廷辯無驗遂復還任師孟亦仕宋以任入官伯顏師逼臨安宋人以文煥方爲鄉導乃追封文德爲和義郡王而遷師孟兵部侍郎覲成和議師孟及宗正少卿陸秀夫使軍前求允宋主稱姪孫納幣伯顏不許兵入臨安師孟亦降宋右丞相文天祥使伯顏責其失信蓋謂伯顏前允社稷不動也文煥從傍爲伯顏解天祥遂並斥師孟曰汝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乃舉族爲逆耶文煥之導大軍渡江也時權知漢陽軍王儀已降荆鄂都統程鵬飛以舟師扼之前鋒萬戶史格爲所敗格中三創喪其師三百人平章政事阿朮繼進大戰中流鵬飛卻大軍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進至鄂東門鵬飛中七創走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所恃者江淮也今大軍

渡江如履平地更何恃耶於是鵬飛遂與直秘閣荆湖四川宣撫使參議官權知鄂州張晏然以其城降伯顏以王儀仍守漢陽鵬飛爲荆湖宣撫使晏然上書世祖言拘留使者實宋權臣不踐舊約非宋主之罪也乞無令趙氏乏祀世祖哀其言召晏然赴闕慰藉之曰卿不忘舊主必能輔弼我家朕於賈似道尙無罪之之心况肯令趙氏乏祀乎但宜悔罪來附耳旣而廉希賢被殺於獨松關和議遂絕儀後官至兵部尙書淮東參知政事鵬飛俄爲江西參知政事父曰聰爲宋安撫使守涪城破爲張德潤所執慰之曰汝子爲參政矣早晚可聚會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至元二十年范文虎已喪師海上詔以鵬飛爲征東省平章政事再征日本後不果行逾數歲鵬飛又從鎮南王脫歡征安南失利還大德七年以爲四川平章政事仁宗初召世祖時老臣諳知政事有聲

元書 卷五十一 五
望十七人給傳詣闕同議庶政鵬飛與焉陳奕者初以小校兄事
賈似道玉工陳振民數歲累官至沿江制置使知黃州大兵發鄂
渚奕迎降以爲沿江大都督奕並招其子知安東州巖巖夜遁出
降以爲淮東西左副都元帥尋命參知政事行省淮東官終左丞
高達初仕宋爲夔路列將從四川宣撫使孟珙戰守積功累官至
帶行遙郡刺史權知襄陽府管內安撫節制軍馬千戶董文蔚攻
襄陽入其郛達力戰於白河文蔚乃還轉行右武大夫帶遙郡防
禦使世祖攻鄂州破其東南陬亦賴達力戰得全然是時諸援師
將呂文德位居達上而功弗如乃謬敬右丞相賈似道以爲助達
恃其武勇輒易似道似道喜文德之昵而恨達之驚爲言於宋主
欲誅達宋主不從而論功以文德爲多達次之遷達爲甯武軍承
宣使金吾衛上將軍湖北安撫副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達

以似道始允建節而斬之又知似道之銜已深也遂怨望並因是
憎疾文德隙日甚不相下似道文德益交惡之俄遷達淮西安撫
副使知廬州久之除樞密都承旨侍衛都虞候達恐再辭乞歸田
里歲餘以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大兵圍襄陽急時議選健將赴
援無若達監察御使李旺率朝士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
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亦不樂達來援乃
謬以大捷聞然似道亦實無遺達意也及襄陽降乃以達爲甯江
軍節度使湖北安撫使知峽州大兵入鄂乃以達爲制置使再知
江陵尋加檢校少保荆湖右丞阿里海牙兵自岳州逾湖泝江而
上達拒戰屢敗阿里海牙拔沙市達知兵皆不可用乃與朱禩孫
俱降世祖以達參知政事詔諭以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
農並招懷舊部未歸附者達本驍將有名於時爲賈似道所抑不

元書 卷五十一 六
竟其用故世祖重之朱禕孫闈州人初四川制置使蒲擇之令監諸司軍歷官太府寺簿知瀘州兼潼川路安撫使加右文殿修撰知靜江府累遷權兵部尚書四川安撫制置使總領夔路轉運知重慶府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大兵趣鄂欲渡江禕孫赴援以游擊軍扼中流阻不得進平章政事阿朮冒雪徑渡禕孫夜奔還江陵同達舉城降詔赴上都卒

范文虎賈似道甥或曰呂文德甥也任爲右職從賈似道援鄂轉左武大夫環衛官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遷左領軍衛大將軍主管侍衛馬步軍司轉行遙郡防禦使差知安慶府襄陽被圍沿江制置副使夏貴救之文虎爲後繼戰於灌子灘敗績似道以文虎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方徙兩淮制置大使李庭芝爲京湖制置大使督師以援襄樊文虎當隸部下而憚其威肅乃上書似道曰

文虎有兵數萬一戰完襄陽矣但無聽命於京闈則功歸恩相也似道意庇之卽命文虎一軍從中制文虎貴臣肺腑又襲武人故習與妓妾嬖倖擊鞠宴飲無虛日亦恃有所倚軍事不問也未幾竟命文虎總中外諸軍事救襄陽適漢水盛漲文虎不得已將衛軍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征南都元帥阿朮夾江爲陣別遣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由是庭芝自劾請代不許襄陽遂失給事中陳宜中疏劾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以謝天下似道袒文虎但降一官仍知安慶於是宋不支矣大兵至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師初丞相伯顏以安慶城在山上兵糧足又慮文虎爲勍敵也及文虎降則大喜遂授文虎兩浙大都督臨安下伯顏承制立大都督府使文虎同忙兀台入城治大都督事俄以宋益王廣王南走遣文虎將兵追

元書 卷五十一
之不及尋命文虎參知政事再遷左丞帝以爲宿將召與謀征日本事文虎實怯不欲行乃言於帝稱已遣周福欒忠於日本僧齋詔往諭其國期以逾年還報視其從否取進止帝不悟其恇懦其後使卒無成乃立征東行省以文虎爲右丞從左丞相阿剌罕平章政事張禧進征適阿剌罕薨於軍文虎帥師至平壺島颶風大作舟多壞張禧語文虎欲戰事在禧傳中文虎不恤士獨以堅船遁還棄十五萬衆於五龍山下日本盡殺之帝未盡知薄譴而已既又以文虎爲左丞商量樞密院事久之進平章政事三十年命董疏濬漕河之役薨二王之南走也其時閩廣降人至大官者有王積翁蒲壽庚壽庚初提舉市舶駐泉州擅利者三十年益王旣立航海至泉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或教世傑留壽庚而收其海舶世傑亦不從繼而以舟不足乃掠其舶並沒其貲於是

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而以城降至元十四年世傑圍泉州壽庚閉門自守詔以壽庚參知政事與右丞塔出等行省事於江西復命以舟師下海追宋二王而圍實未解也壽庚乃陰賂世傑所統畚軍得閒求救於唆都援軍至世傑乃去明年命同忙兀台唆都行省福州鎮撫瀕海諸郡詔招徠諸蕃國許其互市初董文炳解所佩金虎符以佩壽庚及陛見因請曰壽庚素主市舶臣謂宜重其事權使震誘百蠻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帝大嘉之壽庚終平章政事積翁福甯州人宋益王以爲提刑招捕使知南劍州國兵破邵武積翁棄城走福州遣人納款唆都至福積翁爲內應城遂降至元十四年以爲福州宣慰副使進刑部尚書宣慰使而淮兵在福者謀殺積翁以應張世傑積翁皆殺之然劉深猶上言積翁通書世傑積翁遂上言兵實單弱若不暫

從恐爲合郡生靈之患帝善而原其罪除參知政事十七年帝命入領省事中書諸臣以爲不可改戶部尙書時宋故相文天祥在獄積翁欲合故宋諸臣謝昌元等乞放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事在夢炎傳然積翁性實險詖先是處州潛說友君高宋純祐進士厯知臨安軍府事守平江府旣以歸國遷宣撫使適官軍支米不得積翁以言激眾說友遂爲軍士剖腹死其後二十一年積翁以久在京師不樂因自詭能宣諭日本帝賜之錦衣玉環鞍轡命賁詔書偕普陀僧如智以往以日本俗好佛故也旣而自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竟爲舟人所害世祖憫焉詔贈閩國公諡敬愍並賜平江田八千畝宅一區給其妻子並官其子都中都中自有傳後積翁又改諡忠愍焉昌元字叔敬資州人宋沿海參議官歸國後官禮部尙書世祖呼爲南儒

夏貴建康溧陽人也初爲淮西列將事招討使呂文德力戰有勞亦附於賈似道積功累官至保康軍承宣使左金吾上將軍知淮安州兼淮東安撫副使京東招撫使徙淮西知廬州轉樞密都承旨四川安撫制置使知重慶府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襄陽被圍以貴爲沿江制置副使救襄陽貴乘春水漲輕兵部糧抵城下懼爲大軍所截衣糧入城卽駛還秋漢水溢貴計襲新城而分遣舟師出沒水岸林谷間張虛勢阿朮覺其詐先備之貴敗於虎尾洲猶進檢校少保襄陽亡貴爲淮西安撫副使復知廬州大兵自漢將達江貴來援以鄂漢舟師分據要害武定軍都統制王達力守陽邏堡貴往來護之阿朮帥師出不意冒雪渡江陽邏亦破貴遂遁沿江縱兵大掠歸淮西似道出督師至蕪湖以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總統諸軍貴來會而袖一書示似道曰宋秣三百二十年似

道雖不臣不敢荅也貴有戰艦二千五百以不敢救鄂恐督府成
功問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己上也殊無鬪志及戰於丁家洲虎臣
軍動貴卽不戰遁宋師遂大潰時議黜似道而召貴爲樞密副使
趣入衛貴不奉詔乃命貴爲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而以淮東制
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代貴煥至廬貴又不納萬戶昂吉兒攻廬貴
書抵伯顏曰無費國力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伯顏至臨安貴果
舉所部降以爲淮西安撫使尋命參知江淮政事進左丞數年請
老年八十三卒孫詒權皆至顯官

論曰余嘗觀於元之拔宋而知遺才資敵之爲禍烈也劉整桀猶
必驅之事人非整則襄陽不可遽奪宋之亡宜不若是之速也汪
立信歸咎俞興與允人承風旨耳宋社之屋文德成之似道致之
矣洎夫襄陽旣下文煥呼嘯舊部如響斯應高達夏貴亦焉能責
之死哉故媚疾之徒天以爲大一統者功臣也文虎見被興朝猶
習舊玩棄師海上有如兒戲而免於雄主之鉞幸矣

奈安任 刊
奈安智
門人曾紀芬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邵陽曾廉撰

伯顏阿朮阿里海牙列傳第二十七

伯顏把憐部人也亦曰八憐太祖敗王汗時把憐降伯顏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為把憐左千戶後諡武定祖阿刺襲職兼斷事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後諡武康父驍古台世其官從旭烈兀大王開西域後諡武靖三世皆贈淮安王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元年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審其貌偉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由是遂留敕妻以安童女弟明年安童為右丞相伯顏為左丞相四年例降為右丞七年改樞密副使伯顏雖超登大位而天性明決威重有望十一年襄陽既平阿朮阿里海牙俱請伐宋帝問於史天澤對曰朝廷若遣重臣安童伯顏一人都督軍事四海混同可立待

也遂與天澤並拜中書左丞相行省荆湖尋以伯顏專伐宋之任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並聽節制其歲伯顏帥師自襄陽趣郢州郢故石城在漢東宋人又於漢水西築新郢連鐵鎖橫焉諸將欲攻之伯顏曰國家出師非爲此一城也夫宋沿漢諸郡精銳盡萃二郢攻之必不可猝下而使江南得徐爲之計非策也遂舍不攻而以舟師自黃家灣通藤湖以達漢俄至漢口宋人過之又自淪河趨沙蕪口以達大江遂克鄂州伯顏以右丞阿里海牙分省於鄂屬以荆南事而自與平章阿朮帥師東下明年進破宋督師右丞相賈似道兵十三萬於蕪湖遂入建康而阿朮別奉詔攻揚州伯顏見江東民饑賑之宋人請輸幣罷兵通好不許時詔以暑緩師期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逝矣俄召還面論形勢拜行省右丞相復還軍伯顏乃取道

益都行視沂州等軍壘以淮東都元帥博羅歡兵絕淮而進遂傳揚州駐於灣頭以應阿朮之師於是宋人江淮援皆絕伯顏遂渡江自建康鼓行而東自出中道而以阿剌罕帥步騎自廣德出獨松嶺董文炳帥舟師循海趨許浦澈浦十三年師會皋亭山宋人奉傳國璽並表以降伯顏遂建大將旗鼓巡臨安城命官屬撫諭軍民守城護宮錄軍民錢穀之數閱實倉庫收百官符印有司圖籍並籍其禮樂祭器冊寶圖書詔伯顏以宋君臣入朝初帝命伯顏南伐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殺人平江南汝爲吾曹彬可也既入臨安伯顏表賀辭云臣奉揚寬大撫戢吏民九衢之市肆不移一代之繁華如故天下傳誦焉帝以宋平命伯顏告於天地宗廟拜同知樞密院事賜銀鼠青鼠質孫二十襲是時南北爲一而海都久寇邊不止十四年其黨河平王昔里吉劫北平王那木罕於

阿力麻里詔伯顏討之大敗昔里吉於斡兒寒河十八年益食邑藤州五千戶二十二年詔鎮別失八里明年敗海都於洪水山二十六年進知樞密院事鎮和林二十九年與明里鐵木兒王戰於阿撒忽秃嶺大破之已而海都兵至伯顏知其勇鷙欲誘之深入而生致之會有譖伯顏者朝廷因命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將伯顏使人語玉昔帖木兒姑止以待而親與海都搏戰七日皆卻諸將以爲怯謂宜受代伯顏曰急勝則必失海都矣眾皆不然其議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伯顏乃受代還命居大同三十年驛召至京師明年世祖崩伯顏總百官以聽成宗卽位拜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知樞密院是歲薨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眾伐宋若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而性寡嗜好方至江州降將呂師夔設宴庾公樓盛飾宗室女數人以獻伯顏怒斥

去之曰吾奉命興仁義之師問罪於宋豈欲蠱以女色乎畢事歸裝惟衣被而已詔百官郊勞尙書平章政事阿合馬先半舍道謁伯顏解玉鉤條遺之且曰宋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爲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誣以匿宋玉桃蓋以無驗而免阿合馬死人有獻此蓋者帝始愕然自北邊還成宗時以皇孫撫軍置酒爲餞因請教伯顏舉杯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元家大將開國推木華黎混一天下推伯顏大德八年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淮安王諡忠武天祿時立碑都城之郊賜額曰開國元勳佐命大臣之碑後至元六年詔立淮安王伯顏河南王阿朮曹南王阿剌罕祠堂至正四年加贈宣忠佐命開濟翊戴功臣進淮王七年復立木華黎伯顏祠堂於東平昭崇報焉子買的僉樞密院事囊加歹樞密副使孫相嘉失禮同僉樞密院事集賢學士

元書 卷五十二 三
至治末省先瑩於白只刺山聞有變卽赴上都人勸少避之曰我家與國同休戚今有難可避乎至果爲逆黨所囚泰定帝立得釋拜河南江北平章政事終南臺御史大夫

阿朮大元帥兀良合台子也兀良合台在其父速不台傳阿朮初從父征大理安南深入宋境還師黃州時年方二十餘每戰輒帥精兵爲候騎所向必摧陷憲宗嘗曰阿朮未有名位挺身奉國特賜黃金三百兩以勉之世祖卽位爲宿衛將軍中統三年從拜出帖哥王征李壇大敗其出掠之眾於濟南拜征南都元帥以圖宋阿朮略地兩淮軍聲大振然知制宋人之中要在江漢也是時國家已立權場於樊城外至元四年阿朮乃觀兵襄陽遂襲江陵拔仙人鐵城等柵俘五萬人還宋人邀之於襄樊閒阿朮乃自安陽灘濟漢留精騎五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

首萬餘級阿朮自是盡悉江漢形勢會劉整復進言於帝決策取襄陽帝遂以屬阿朮五年遂與整城白河口以斷宋人餉道復築鹿門新城等十堡又築臺漢水中與堡應明年朝廷以樞密副使史天澤董師襄陽阿朮復扼萬山射堞岡以斷其樵蘇襄陽人不能復出六年宋將夏貴范文虎乘漢水秋溢援師出新堡明年范文虎又以衛軍及兩淮之師進至鹿門皆大敗之事在貴文虎傳九年並斷宋大將軍李庭芝所遣張順張貴自均房順流犯圍之援加同平章事又用張宏範計同阿里海牙發水軍斧鎖鋸木遂焚浮橋以遏宋襄樊互援之路十年樊城破襄陽歸國明年入覲力陳宋師弱於往昔及今可取狀世祖遂命爲荆湖行省平章政事同左丞相伯顏伐宋師自沙蕪口出大江攻陽邏堡不克是時宋軍猶盛且力戰阿朮曰攻城下策也乃冒雪渡江直趨青山磯

元書 卷五十二
與宋將程鵬飛連戰皆大敗之遂追至鄂東門於是宋諸軍聞阿
朮之飛渡也皆驚潰遂拔陽邏堡鄂州漢陽皆降十二年從伯顏
進擊宋丞相賈似道蕪湖之師伯顏遣騎兵夾兩岸進樹礮攻其
中堅阿朮挺身登舟手自持舵突入敵陣大破宋兵帝憂宋揚州
之援臨安也乃詔阿朮圖李庭芝於揚州以牽綴之使不得南渡
阿朮破眞州兵進臨揚乃造樓櫓戰具於瓜洲漕粟於眞州而樹
柵以斷其大江糧道宋將姜才來爭力卻之斬其首萬八千已而
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碇其舟欲死戰阿朮登石公
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空曰此可燒而走也遂焚之追獲其黃
白鷄船七百會伯顏入朝盛推功阿朮遂進行省左丞相仍諭之
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非卿莫可制也明年夏貴以淮西降阿
朮知揚州勢孤乃復柵丁村扼高郵寶應之運傳戒諸將謹備庭

芝自陸逸去庭芝果以朱煥守揚州而自挾姜才東走泰州阿朮
急進師築壘守之俄而朱煥降泰州守將孫貴亦開門納阿朮遂
執庭芝及才戮於揚州市淮東平第功封泰興二千戶二十三年
命討叛王昔剌木明年凱還復西征至火州以疾薨後贈推誠宣
力保大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河南王諡武定阿朮沈
幾有智略臨陣勇決氣蓋萬人平襄陽功最伯顏入臨安兵不血
刃論者謂阿朮控制兩淮之力爲多皇慶元年詔河南爲立祠堂
子不憐吉歹

不憐吉歹亦曰卜憐吉帶始失其所歷官至元二十年平章江淮
政事與討平建甯總管黃華之叛二十六年復將兵討平婺州諸
寇忤兀台之爲江淮丞相輒易置戍兵不憐吉歹上言忤兀台變
更伯顏阿朮成法帝以此責忙兀台不憐吉歹復上言福建盜已

平惟浙東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宜復還三萬戶以合刺帶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軍戍溫處札忽帶軍戍紹興婺其甯國徽初用土兵後皆通賊今宜以高郵秦兩萬戶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宜置四萬府戶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江要害二十二所宜分兵閱習錢塘控扼海舊戰船二十艘今宜增戰船百艘海船二十艘然後海盜可平帝皆從之數年成宗立遷同知樞密院事以合魯刺及乃顏之黨七百餘人隸之使習水戰以竟其功久之復平章河南政事仁宗自懷州入靖內難不憐吉歹實贊胡焉武宗時拜河南左丞相不憐吉歹早游許衡之門通學術居官有善政尤親賢敬士號爲名臣仁宗嗣位御史中丞郝天挺出平章河南政事不憐吉歹與同列以其名儒待以師禮河南右丞王約入朝言

不憐吉歹勳閎舊臣不宜久外其爲賢者所推重如此延祐元年遂召還封爲河南王薨其時有囊家台始從阿朮戰襄樊後平宋功多累官萬戶都元帥雲南參知政事復從武宗北征海都亦與不憐吉歹贊胡仁宗入靖內難終河南江北平章政事封浚都王阿里海牙亦曰阿里海涯畏吾兒人也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不祥欲棄之母不忍比長聰辯有膽略用薦者得事世祖潛邸世祖卽位擢左右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五年詔與阿朮劉整同謀襄陽進參知政事是時宋呂文煥守襄陽圍攻數年不能克九年破樊城鄂然其將復閉內城固守如故阿里海牙乃知襄樊二城恃有浮橋相與互救而樊城不下襄陽不可得而取也遂與阿朮焚其浮橋十年以礮攻樊城破之劉整本惡呂氏又以親與文煥語而不遜也遂欲舉礮碎襄陽以洩其憤阿里海牙又意不謂

然乃說文煥以降事在文煥傳明年阿里海牙以文煥入朝奏曰襄陽自古用武之地也今既克之據上游之勢以下長江宋必平矣於是帝以爲荆襄右丞從左丞相伯顏伐宋其歲克鄂州大軍遂東留阿里海牙分省於鄂鎮焉阿里海牙以爲江陵宋巨鎮精兵多且得形勢必亟得之然後鄂漢可守遂以請於朝帝許之十二年敗宋兵於洞庭下岳州進焚沙市江陵降已而傳檄荆湖北路諸城皆降阿里海牙奏城守俱仍故官而以兵守峽籍其戶口財賦以上帝大喜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吾甚憂阿里海牙勢孤今吾東軍可無後患矣乃手詔褒之阿里海牙乞以重臣守江陵帝令廉希憲往阿里海牙遂帥師圍潭州明年破之荆湖南路亦平進行省平章政事於是阿里海牙乃遣使持書並奉詔數招諭宋靜江守將馬瑩不荅遂破嚴關進逼靜江靜江以水爲

固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破遂屠之而斬瑩於市悉定廣南西路還軍潭州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宋制置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舉兵反荆湖之民多起相應阿里海牙悉破平之瓊州安撫趙與珞負隅海外阿里海牙乃躬航大海五百里執與珞殺之瓊島復定八番羅氏宋後久不朝貢皆來納款置宣慰安撫司焉十八年詔移省鄂州二十年復以占城右丞唆都攻占城不克詔以占城併入荆湖行省以阿里海牙爲荆湖占城平章政事明年命益兵南伐不果行二十三年又詔荆湖占城行省兼行安南中書省事進阿里海牙左丞相命卽以兵納安南王陳益稷於安南亦未行其歲薨詔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楚國公諡武定至正八年進江陵王方阿里海牙之未薨也湖廣右丞要束木奏其贓罪於是阿里海牙亦請鉤考要束木

元書 卷五十二
時桑哥竊國柄要東木之親黨也欺阿里海牙既薨以爲事宜暴
白遂籍阿里海牙家資歸京師逾數歲要東木坐不法誅死阿里
海牙力全呂文煥竟得其用漢江上下親族部曲呼之卽降與伯
顏阿朮同出師而專西南方面得地獨多雖勇決好殺頗肆威權
而取民悉定從輕賦是以所在立祠祀之然以所俘戶爲奴置吏
責租爲行臺所糾世頗譏其厚殖焉子曰忽失海牙始阿里海牙
使之爲將御史言其素不知兵且缺人望由是罷去終以勳臣子
累官湖廣左丞曰貫只哥仕至江西平章政事贈楚國公諡忠惠
貫只哥子貫雲石在隱逸傳

論曰元世大將惟伯顏而已其行軍大略頡頏李勣矣乃其爲相
則衛公之沈厚也阿朮雄猛褒鄂之倫祖孫父子浴血三世至不
憐吉歹始追王賜諡一何遲也阿里海牙著績西南功成而汰致

人譏切然亦介冑之常耳昔唐太宗謂李靖言錄公之功赦公之
罪世祖於是乎爲有太宗之風矣然頗疑伯顏至臨敵易將貽邊
禍於子孫豈其智猶有不足哉

劉澣潭

奈安任 刊

奈安智

門人曾紀元襄校

門人曾士琮詳校

元書卷五十二

